律呂新論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律呂新論二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上卷首論蔡氏律書次論五聲次論黃鐘之宮次論黃鐘之長次論黃鐘之積次論十一律次論三分損益次論二變聲次論變律下卷首論琴次論四清聲次論旋宮次論樂調次論造律次論候氣次律呂餘論其大旨以琴音立說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漢京房始造爲均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絃求聲之始永之說殆源於是然管音絃音其生聲取分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牽合而其論黃鐘之積論宋儒算術之誤論律生

於歷諸條皆能自出新意蓋律歷皆由算積故漢書併爲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黃鐘之宮則據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呂氏春秋之訛併糾漢志删倒之誤辨損益相生以爲均勻截管則不致往而不返亦能發前人所未發固亦可存備一家之學者矣

律呂新論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經部

婺源江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論蔡氏律書　三條

論蔡氏律書未盡善

理之在天下至無窮也智者研之而亦有不精愚者思之而或有一得古人發之已謂詳密無可加後人觀之猶謂罅隙有可議雖曲藝小道莫不皆然而況幽深難知如律呂一事乎古之通於音律者別有暗悟神解此誠不可思議若夫薈萃古人成說爲之梳櫛其條理闡發其邃奥曲暢旁通自成一家之言如蔡西山先生律呂本原證辨二篇固爲朱子所極取然而理不厭精學不厭辯誠能於古人成說之外別闢

一解別創一法似新奇而實爲平易似臆說而又有據依此亦先儒之所不禁也汞於律呂一事殫思有年竊疑西山先生之書猶有未盡善者自以管見爲書一卷非敢必以爲是也將俟當世君子論定焉耳

又論

汞少讀蔡氏之書沉潛反覆不能贊一辭中年因讀朱子琴律說見其言管絃同理又謂琴有兩角聲此律呂性情自然之變非人之所能爲緣此忽有疑焉使蔡氏之書而至當也宜其證之琴家若合符節胡爲律書有二變而琴皆正聲律書唯一角而琴有兩角意蔡氏之書猶有不適於用者乎後觀朱子語有云季通不能琴彈出便不可行乃知蔡氏著書

未嘗與琴參證也又因讀前漢律曆志見劉歆有推歷生律一語竊疑律管短長必有與歷冥符者當求管中積分以合於歷日不當執定古人三分損益成法也既而考之益詳思之益密算周鬴以求黃鍾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數度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上四之記乃知音律別有精微亦別有法度執蔡氏之律書而求合於管絃無異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劒也蓄之於心二十餘年衆證皆備前疑盡豁乃敢筆之於書若理未經深思事未加詳考僅據片言隻字便欲盡翻前人窠臼如李文利律呂元聲者則亦嘗竊笑之又何敢效焉

又論

從來天下事是非當否當以理爲斷不當以人爲斷當以目前有據者爲定不當以古說久遠者爲定如律呂一事欲求至是之歸將以人爲斷乎則若西山先生者書無不讀學無不究人之所難彼之所易朱子稱爲老友不敢謂在弟子之列者其所著述倘有考之不詳思之不精貽後人之辯駁者乎且其書貫與朱子商確而成蔡氏之書卽朱子之書也猶謂不足據信乎如謂以古爲定也則蔡氏之書悉本古人成說淮南太史劉歆班固司馬貞孔穎達杜佑皆著述通人其言前後一揆豈尚有遺議乎若破此拘攣之見以理爲衡當別有至是之歸理亦虛而難憑唯以目前有據之物如琴者以決之則此理之是非當否亦不難論定矣蔡氏別有歷書

未行於世欲以邵子一元之數爲日分恐亦不能與天密合使其書今存豈能合目前之有據者而唯皇極經世歷是從乎

論五聲二條

五聲之體本於河圖

天地之閒氣而已矣氣動而聲發焉或兩氣相軋而聲出於虛或兩形相軋而聲出於實或形軋氣氣軋形而聲出於虛實之閒大小高下皆有數存焉積之於物金石之屬小而薄者聲濁大而厚者聲清絲絃之屬粗而長張之而緩者聲濁細而短張之而急者聲清竹管之屬長而寬吹之而緩者聲濁短而窄吹之而急者聲清聲皆稟於器而器之大小短長

粗細寛窄莫不有數存焉品其清濁高下之次第有五最濁爲宫次濁爲商清濁間爲角次清爲徵最清爲羽太清則噍殺太濁則盎緩五聲者天地之中聲也先王文之而成樂焉月令曰春其音角其數八夏其音徵其數七中央土其音宫其數五秋其音商其數九冬其音羽其數六此即河圖五行之數也五行生出之序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而土又爲五行之主四行皆賴之而成故一得五成六二得五成七三得五成八四得五成九五復得五成十而天地之數全矣宫屬土五與十之數也商屬金四與九之數也角屬木三與八之數也徵屬火二與七之數也羽屬水一與六之數也五行根於無形之理故以微著爲次而曰水火木金土五聲禀於

有形之器故以大小爲次而曰土金木火水試累十數以爲宮損一則爲九爲商又損一則爲八爲角又損一則爲七爲徵又損一則爲六爲羽又損一則爲五爲少宮於律爲黃鍾之宮於琴爲中徽然則河圖之數實五聲之原知夫五聲之原根於自然之數則其序唯曰宮商角徵羽而已古法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意其出於人爲而非數之自然者乎十九八七六五皆迭減一然聲陽也用九而不用十故黃鍾止於九寸寸有九分每聲迭減九分九其九爲八十一宮之初也八其九爲七十二商之初也七其九爲六十三角之初也六其九爲五十四徵之初也五其九爲四十五羽之初也自是則以九之半乘九得四十零半分爲少宮以九之半乘八得三十六爲少商與舊法異

五聲之用本於琴徽

五聲既以均齊者爲體又以參差者爲用體者其界限也用

者其發聲之處也發聲之處何以驗之當驗之於琴徽琴徽者聲之出於自然者也造化之理有均齊必有參差如人之耳目手足左右相對均齊者也手之五指則有參差矣天之二十八宿四維各七均齊者也井斗度多鬼觜度少則有參差矣琴徽左右相對亦均齊也自龍齦至十三徽四寸五分十三徽至十二徽一寸五分十二徽至十一徽一寸三分十一徽至十徽一寸七分十徽至九徽三寸九徽至八徽二寸六分八徽至七徽三寸四分此參差者也以均齊者布之一聲三寸六分商界在十三徽外九分角界在十一徽外一分徵界在九徽外一寸二分羽界在八徽外二分而用數則發聲於諸徽（詳見下卷論琴用）亦不離乎體之外（皆過界而後發聲）此造化自

然之妙也舊法宮數八十一三分損益以相生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以此較今法宮商徵合而角羽則差矣

論黃鍾之宮 一條

辯前漢志誤删呂氏春秋

古人造律所以審音制器爲作樂之本律必始於黃鍾黃鍾之聲又不易定於是先爲黃鍾之宮其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淸聲而後倍之以爲黃鍾之全律蓋古之四寸五分當今之三寸八分有奇其管甚短自此以下則太淸而不可吹古人能以耳齊聲以此定爲黃鍾之宮乃倍之爲九寸以生大呂以下十一律焉故律必以黃鍾之宮

爲本呂氏春秋古樂篇述黃帝命伶倫造律其文甚明但字有譌舛耳其云伶倫取竹嶰谿之谷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其長三寸九分以爲黃鍾之宮吹曰含少此卽黃鍾半律也半律當言四寸五分而云三寸九分者古四字疊積四畫因誤爲三九字亦與五畧相似而譌也唯其黃鍾之宮異於全律是以下文別云次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云云明其非十二筒中之黃鍾也班孟堅作志時呂覽本三九字已誤疑其三寸九分無當於律遂删去此句又删去吹曰含少句顏師古遂解黃鍾之宮爲最長之律旣先爲最長之律矣復言制十二筒又有最長之黃鍾豈不爲重複乎月令亦呂氏之書也季夏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而仲冬之月又

曰律中黃鍾明仲冬所中者全律而中央所中者其半律半
律居全律之中如琴之七徽有中央之象故季夏末當之其
適音篇又云黃鍾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衷也如琴四徽爲
淸全絃爲濁七徽則其淸濁之衷也合此三處考之其爲黃
鍾半聲無疑矣班氏采呂覽當存其本文而於寸分之誤加
擬議可也卒爾删之豈不大失古人之意乎鄭康成註月令
亦誤唯蔡邕月令章句獨以黃鍾之宮爲少宮爲四寸五分
之律管最爲得之疏家熊氏亦從之但不當言以此候氣耳
今猶見於正義可考也由此言之黃鍾淸聲伶倫之所首重
後世雖俗樂正宮越調皆必以此起調畢曲譬之人事黃鍾
全律人君之象也中央黃鍾之宮帝座之象也尊帝座卽所

以尊君也皇祐元豐間李照范鎮制樂皆去四淸聲則首去此黃鍾之宮矣此聲之最貴者而可去乎蔡氏蔽於通典變律子聲之說謂無黃鍾四寸半之律使其果無伶倫何爲首造此耶亦由班氏不能訂呂氏寸分之誤輒刪其文故令後人不復致思耳莆田李文利作律呂元聲以呂覽三寸九分句爲主不思三九字之誤又不知其爲黃鍾清聲別有全律遂謂黃鍾之長本止如此於是以短而淸者爲尊長而濁者爲卑其說甚謬不足與辯　呂覽吹日舍少四字亦恐有誤一本曰作日又一本舍作含皆非也竊恐吹字爲命字之誤舍字爲宮字之悞當作命日宮少四字宮少卽蔡邕所謂少宮也如此則黃鍾之宮爲半聲尤明覽者詳之　又按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此云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亦是黃鍾半律也故其下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若是全律則當三分損一爲五十四矣全律一百六十二對全律言之故謂之小素其云四開以

合九九四當爲三亦因古字積畫而誤三開以合九九者三其三爲九九九其九九爲八十一也言四開則非矣管子言三分損益雖非是觀此文可知古人起聲律皆先乎黃鍾以爲律本正與呂覽之說相發明三之誤爲四亦猶四之誤爲三又可見三寸九分之爲誤文明矣

論黃鍾之長 一條

辯蔡邕黃鍾長尺之非

黃鍾長九寸凡聲屬陽陽究於九故不盈十至用以量須用全數故加一寸爲尺蔡邕銅龠銘曰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其月令章句又云管者形長尺圍寸是黃鍾之長與空圍有兩說謂約黃鍾之九寸爲十寸可也謂古之尺如黃鍾之長恐不然古之黃鍾九寸大約當今工八尺五寸六分有奇使約九爲十則寸狹而分亦狹空圍十分恐管徑太狹吹

之不成聲又以此質周鬴漢斛所容皆不應矣且古者以八尺爲中人之長大約今之五尺也若以九約之僅如今之四尺五寸則今時中人亦不止如此故蔡邕之說未確邢雲路信之謂古法十其寸爲尺九其寸爲律考之不詳耳

論黃鍾之積 三條

論律生於歷

聲無形者從陽而法天其數五倍之爲十半爲清而全爲濁律有體者從陰而效地其數六倍之爲十二律居陽而呂居陰夫六律六呂之應十二月說者以爲埋管於密室隨月氣應而灰飛其事雖未有確驗要之天有十二月律有十二管律歷自然相應則其顯然者矣古人有言曰推歷生律見前漢律

(歷志)夫律何以生於歷哉蓋黃鍾之積分冥符歷日之數也天以日爲主右行一日一度積之一歲而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幾一黃鍾之半管積分應之全管則有圓分七百三十分又半分稍弱適符兩歲之期實此律歷所以相通雖未必有氣應灰飛之事而自有黙相契合之理猶之人身血脈周流恐應天運而經絡空穴亦有三百六十五數以應天度焉此豈人之所能爲哉古今之言律歷相通者皆未思及此漢志雖言推歷生律而以律之八十一分爲日法則是因律生歷以數强合幷歷亦失之矣邢雲路謂冬至景長測景以定黃鍾不知景隨地異將以何者爲準且夏至景短何以蕤賓之律不最短乎

考周鬴定黃鍾積分應再朞

黃鍾積分應再朞之日此說千古所未發其數甚渺茫難信幸有因律生量之法見於前漢志又有㮚氏之鬴尺度淺深之數見於周禮以周鬴之容受求黃鍾空圍內之容分兩歲朞實不約而合夫謂容分應再朞非謂十分爲寸之分又非以平方分起算以立方分計積也蓋聲音屬陽故黃鍾之寸必九而管體之空必圓寸既以九則分亦當用九而不用十律以九分爲寸史遷以來有此法但假此便於三分損益耳不知其數本如此管空既圜則分亦當用圜而不用方此自然之理也范鎮曰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非是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說正與此合蔡氏謂算家無用圓分之法不知算家用方分取其整齊易算耳律數精微黙契天運未可以算家簡便之法推也按考工記㮚氏爲

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內方尺者虛度之四隅皆抵圜圜其外卽方尺之外此皆謂鬴內容受之處鄭注謂圜其外者爲之臀非也臀底也豆卽斗字覆其底深一寸容一斗則腹深尺者容十斗可知矣王安石引管子百升成鬴是也鄭注鬴六斗四升非也此鬴卽十斗之斛出於黃鍾之龠內方尺而圜其外旣不言有庣旁庣謂不滿處則內方四隅皆抵圜以勾股求弦法推之勾尺自乘百寸股尺亦自乘百寸合勾股冪二百寸平方開之得弦弦卽圜徑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二毫一秒三忽五微六纖有奇今姑以算家十分爲寸平方立方法算之凡圓率徑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三六祖冲之密率以半徑乘半周徑圍求面冪法而得面冪七八五三九八四徑十寸者自乘百寸其圜內之冪七十八寸五三九八四今此鬴之徑自乘二百寸則冪亦當倍之爲一百五十七寸

七分九十六釐八十毫一寸有平方百分凡一萬五千七百七分九十六釐八十毫深一寸有立方一十五萬七千七十九分六八深一尺有立方一百五十七萬七百九十六分八十釐此斛之容方分也因斛以求黃鍾一斛之實容黃鍾二千龠漢志黃鍾兩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故一斛有二千龠以二千歸立方得黃鍾之積七百八十五分三九八四黃鍾九寸當以九十歸之得面冪八分七二六六四九以面冪求周徑得周一十分四釐七毫一九八徑三分三釐三分釐之一胡安定以來謂徑三分四釐六毫者未密此古黃鍾圍徑積冪以十起算之數也較之蔡氏九平方分積得八百一十分者不侔矣再以九分爲寸弁圓分之法推之即前之徑約十爲九得一百二十七分二七九二二

零六約十爲九九者以九九自乘得八一亦如前法倍之得一六二即爲徑冪求圜內之圜分者徑冪即爲圜分如徑十者圜分百得一萬六千二百爲平圜分深一尺者九十分有立圜一百四十五萬八千以二千歸之得黃鍾之積七百二十九个立圜分以八十一歸之空圜有九平圜分徑九分寸之三由此觀之則黃鍾之積豈不適合兩歲之日乎雖兩歲有七百三十零半日弱此積不及一分有奇然此一分有奇者甚微空徑稍寬毫髮即盈其數黃鍾稍寬則龠徑亦當稍寬微寬釐四毫四秒內方尺之四隅不及抵圜亦當微有庣旁然其數甚微不言亦可且量器取其整齊足以垂法不妨少減庣處以就內方初不必計及毫釐也若王莽之斛雖亦出於黃鍾然其造律

或圍徑稍寬於是積分稍多以二千龠登於斛遂有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於是內方四隅不抵圜周不得不有庣旁劉歆謂庣旁九釐五毫而祖冲之以密率計之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則漢斛大於周鬴矣蔡氏以漢斛定黃鍾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豈知黃鍾之積本應再棊合周鬴而且用九用圜布算者乎

論宋儒算術之誤

算術亦律學之一事當講於勾股少廣開方諸法有宋諸儒言律者如胡安定范蜀公蔡西山皆不精於算術其求周徑也不考祖冲之密率但用圍三徑一之法其求積冪也不以密率實算但用圓田簡約之法今所算皆用密率唯數位之

後奇零甚微者乃棄之

論十一律四條

論律當勻截應節氣

黃鍾半律之容分既當一歲之日則其生大吕以下十一律也亦以四寸有半均勻截之以應月之中氣每律截去三分七釐五毫其中容分三十分有奇猶之自冬至至大寒太陽平行三十度有奇在歷則積而漸多在律則減而漸少至應鍾又截去三分七釐五毫則爲黃鍾淸聲此天地之氣循環無端之象也舊法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生十一律其所生之律忽短忽長無關於歷日之數至於仲吕不能反生黃鍾遂往而不反豈自然之數法哉

又論

今歷節氣亦有短長此因太陽行本輪有高下故視行小有盈縮節氣微有短長在天本皆平行律分應日亦當稍有參差然其數甚微律管不過毫釐之間即謂均匀截之以應太陽平行之平氣亦可也

今律較舊律

今律大吕八寸六分二釐五毫太簇八寸二分五釐夾鍾七寸八分七釐五毫姑洗七寸五分仲吕七寸一分二釐五毫蕤賓六寸七分五釐林鍾六寸三分七釐五毫夷則六寸南吕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無射五寸二分五釐應鍾四寸八分七釐五毫黄鍾清四寸五分舊律大吕八寸四分一釐七毫

有奇少二分七毫有奇太簇八寸少二分五釐夾鍾七寸四分九釐有奇少三分八釐有奇姑洗七寸一分一釐有奇少三分八釐有奇中呂六寸六分五釐有奇少四分六釐有奇蕤賓六寸三分一釐少四分三釐有奇林鍾六寸少三分七釐五毫夷則五寸六分一釐有奇少三分八釐有奇南呂五寸三分三釐有奇少二分九釐有奇無射四寸九分七釐有奇少二分七釐有奇應鍾四寸七分四釐有奇少一分三釐有奇變黃鍾半律四寸四分三釐有奇少黃鍾清六釐有奇觀舊律皆短於今律夾鍾近姑洗姑洗近仲呂仲呂近蕤賓蕤賓近林鍾林鍾夷則差一律夷則近南呂南呂近無射以歷日較之差多者一月矣其兩律相減大呂減黃鍾五分八

釐有奇夾鍾減太簇五分有奇何其疎南呂減夷則二分八釐應鍾減無射二分三釐又何其密豈天地之氣果如是疎密不均乎或曰五聲之用亦有參差而律獨皆均齊何也曰五聲之有參差也驗于琴徽之泛聲而律管之無參差也應乎黃道之宮度各有攸當不可以彼例此也使謂十二律不應十二月則已如其應十二月也安得舍太陽行度一月三十之截然者而從夫三分損益忽疎忽密之數乎

論律呂應日躔斗建

陽律陰呂之相合也有自然之理焉亦有自然之數焉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子與丑合也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寅與亥合也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

合也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午與未合也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申與巳合也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戌與卯合也此十二辰之六合說者以爲本於日躔與斗建如日躔星紀丑則斗建元枵子日躔析木寅則斗建娵訾亥是也以今律黃鍾清四寸半合大呂八寸六分二釐五毫得十三寸一分二釐五毫太簇合應鍾姑洗合南呂蕤賓合林鍾夷則合仲呂無射合夾鍾皆得十三寸一分二釐五毫與大司樂之交及日躔斗建之說不約而合豈非自然之理數不假絲毫智力者乎黃鍾全律獨不與呂合而所合者乃其清聲又隱然有尊君之理寓於律數之間云

論三分損益八條

辯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非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說始於管子至史記律書而加詳班氏律歷志又因史記推演其數後之言律者皆固守其說不知此法果天爲之乎凡數之出於自然如河圖洛書如先天八卦如納音五行如揲蓍如筭家勾股乘除諸法是誠非人之所能爲若夫聲律之用三分損益竊謂其出於人而非天也律管本應十二月如云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安見六月之積日由十一月下生而來如云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安見正月之積日又必由六月上生而至乎明者觀之不待其生至仲呂不能反生黃鍾固已疑其法之非眞矣五聲三分損益隔四而相生亦得其近似而非其本然古人見其

數之近似也遂立爲成法不知小有不合則法已非眞如古之算家但知徑一圍三不知有密率古之歴家但知一歲小餘四分日之一不知有歲差其事亦正相類後人於歴算二事已精益精初不必守古人之定法至言律呂獨相沿不改何其膠柱不知變乎

又論

律之三分損益算之徑一圍三歴之十九歲氣朔分齊皆近似不精之法及細考之歴算二法皆不然律法豈得獨是歴則分明有景可測算則分明有器可量律則分明有琴可考三者皆不可誣雖有羲和之歴隷首之算伶倫之律相傳至今亦當以有據者爲斷不當以古法爲定如云太史公之說

必有所傳則史遷專司星歷其歷書法度當精密不可易矣今太初之法一步不可行又何疑於律乎

又論

細考之古法三分損益其源亦自琴來故謂宮聲爲八十一絲商聲爲七十二絲皆以琴弦言之琴絃取應聲之法亦畧有三分損益之意如初弦第九徽應四弦散聲九徽當絃三分之二似宮聲三分損一而生徵四絃九徽應七絃散聲似徵聲三分損一而生少商益一即是上生商五絃九徽爲清角三分益一又似羽聲上生角然太簇八寸不當十三徽則徵生商三分益一而有餘姑洗七寸一分亦不正當十一徽則羽生角三分益一而不足商生羽從十三徽外半寸起算

則三分損一得八徵若自十三起算則三分損一又有餘以此觀之唯有宮生徵合三分損一之數其餘二聲非太過即不及故三分損益近似而非眞徵之於宮也偶合三分損一耳諸聲不可以此爲例琴又有時以十徵爲角三分益一則復生宮而五聲循環矣然就三分損益之法自前生來終不能使十徽爲角也

又論

又以歲日驗之黃鍾當兩歲爲四十八氣三分損一爲三十二氣除一歲二十四氣餘八氣以八氣減二十四餘十六氣自冬至數之是處暑七月中也而云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六月之律已差一月矣又以三十二氣分爲九十六候三分益

二一百二十八候除一歲七十二候餘五十六候以減七十二餘十六候自冬至初候數之是驚蟄二月節後第二候也而云林鍾上生太簇太簇正月之律又差四候矣以此觀之月之三分損一已是隔九及其三分益一亦不正得隔八故歲日總無三分損益之數而律之隔八下生其源已失之於林鍾

又論

或疑聲律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至其末也復以三分之則有不盡之筭而數不行故聲止於五律止於十二此似出於自然曰此亦出於八爲也蓋其初先知聲之當五故置一而五三之得八十一爲宮之數相生至角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

算而數不行設使其初不知聲之當五或置一而四三之以二十七為宮則相生至四位即有三分不盡之算矣或六三之以二百四十三為宮則至六位而後有不盡之算五位猶可分也律亦猶是其初先知律之當有十二故自子至亥以三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相生至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三分之不盡二算而數不行設使其初不知律之當十二不以三歷十二辰則不盡之算又不如此矣然則此數與法豈果出於自然哉古歷家謂十九歲七閏無餘分為一章故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以二百三十五為小餘此二百三十五者一章之月數也不知歷者見其積至十九歲果無餘分遂謂九百四十分之日法出於天然不知其先因章月有二百三十五故立為日法非天道果有此數也後人覺其有差而此數法不可用矣其事正與聲律相類歷則久正之矣律則鮮有覺其非者

論古時未有三分損益之說

周禮典同曰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樂器之長短小大皆以律計其倍半而爲之律誠有數有度矣但不知周公以前造律者果如管子史遷之說乎抑別有活法乎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神瞽目廢而耳聰聲之大小高下自能以耳齊之非專求之度數也卽謂度數有成法亦當先爲簡徑而後漸爲煩曲如今法遞減黃鍾均匀截管其法至簡易徑捷而三分損益一律分之至於千萬其數極爲迂曲煩難安知古人造律不卽如今日簡徑之法至後人加以巧曲始有管子以下諸說乎管子盖春秋戰國間人撰自此以前未有三分損益之說唯國語伶州鳩

之言有紀之以三一語朱子疑其謂三分損益然韋昭解此以三爲天地人則亦未必其果如朱子之説也

論後人嘗破三分損益之説

劉宋時劉焯何承天嘗增林鍾以下分數使至仲呂反生復得黃鍾謂三分損益者其大畧猶歷言斗分四之一此説最爲有見然以意增之而涉於牽强則亦難憑明朱載堉謂長律下生短律左旋隔八短律上生長律右旋隔六以勾股算術布之周而復始不用三分損益其云左旋隔八右旋隔六猶是舊法如朔四暮三實無異也勾股算術與此難通亦牽强布算耳豈出於自然乎總之律應十二月隨月迭減而非隔八相生後人雖有議及三分損益者未嘗思其所以失之

之由雖有欲破三分損益者亦不知所以破之之道牽強立法徒勞無當邢雲路既知三分損益猶歷言斗分四之一爲大畧之數矣又云後人茍有得不當詆古人立論之非此又不然易大傳謂蓍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此謂揲法已成其過揲之策猶有一歲常數之象故大畧言之不必正與歲實相當若律之三分損益乃是以此立法法茍可增損毫釐則此法數非眞與蓍策之大槩言相當者不同不可以彼例此也後人果是則古人爲非但當論後人所得者果是與否耳不必猶爲古人回護也如其言以歷比律歷家謂斗分四之一即漢歷太初四分之術也邢氏何不爲之回護而深詆漢人爲不知歷乎若曰律法由來已久不始於漢則殷周之歷不

為不久其失與太初四分等亦將謂久者即不當試乎

論仲呂不能反生黃鍾

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終則有始獨於律呂之數往而不反仲呂再生不及黃鍾之九寸此由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即已失之六寸當為夷則而林鍾已進而干其位安能使仲呂反生復於其所京房創為六十律之說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終於南事殊為穿鑿何承天劉焯譏房之失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仲呂反生還得黃鍾之實又涉牽強總之拘於三分損益其本已失豈能齊其末今法逆減黃鍾順序而生不曰黃鍾生林鍾而曰黃鍾生大呂不曰仲呂生黃鍾而曰應鍾生半黃鍾豈有不能循環者乎蔡氏亦

譏房之失而取迺與變律子聲之說仲呂生變黃鍾以下有六變律則亦四十八律中執始（子黃）去滅（未林）時息（寅太）結躬（酉南）變虞（辰姑）遲內（亥應）之異名耳

論二變聲　二條

論二變不合於琴

古法五聲之餘於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爲變宮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爲變徵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二變之說其來久矣然以琴考之殊不然琴絃皆正聲六七絃爲宮商之淸聲非二變也十三徽至十徽一律一徽是商角各二聲皆非如二變之說也論聲律者當以琴爲主琴徽出於天然不從三分損

益來者也

論七音非古

周景王問伶州鳩七律對以武王伐殷之初歲月日星辰所在自鶉及駟爲七列（鶉火午宮張宿至天駟凡七宿天駟房也）南北之揆爲七同（自鶉火午至天黿子凡七宮）神人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故謂之七律此但言所以用七之故而不言七律爲何律後又言武王作四樂曰羽曰厲曰宣曰嬴亂用夷則上宮黃鍾下宮太簇下宮無射上宮又只有四律而不言七此皆不甚分明韋昭注七律云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武王所用七律果如是乎左傳昭公二十年七音杜預但引國語之文而不用五聲二變之

說豈亦有疑於此者乎杜佑則云古有五聲至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音此則琴絃少宮少商之說也竊疑此說得之變宮變徵恐周初未嘗有此京房謂伏羲時已有此七音太無稽矣尚書大傳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說者謂七始即七音然今文尚書作在治忽史記又作來始滑一文而三處不同始治字相近滑忽音相近七在古音亦相近以文義言之皆不若今文尚書之安則尚書其本文而史記書傳皆誤文也以七始爲七音鄙書燕說豈足信乎

論變律 二條

辯變律半律之非

古法十二律之外但有四清聲而已至唐杜佑通典始有變

律子聲之說仲呂再生變黃鍾轉生十二律各半之爲子聲其律皆短於正律蔡氏取黃大姑林南應六變律各有半聲有用有不用似非自然之理如當用此律則宜用其正律不能用全律則宜用正律之半聲而已何爲舍其正者不用必用其近似不正者乎其所以然者但拘於三分損益之說謂從正律生來不得本律故輾轉相生皆殺於本律不知三分損益之法人爲之耳豈聲音中果有如是之數默寓其間當用變律時必不宜從正律取聲耶朱子謂漢志黃鍾不爲他律役與通典變律之說相發明然黃鍾自有半律爲他宮用亦是不爲他律役不必又取變黃鍾之半聲也

論范馬未檢通典

朱子甚取通典之說謂他書所不及又謂范蜀公司馬溫公

不知檢通典以今觀之二公之論樂其大者未必得元聲次則十一律之損益未必得本律之正耳至若通典之說尚有可疑用與不用恐於樂皆無加損也范圭房庶私增漢書又去四清聲最爲紕繆唯律管當用圓分之說有可取云

律呂新論卷上

律呂新論卷下

論琴 十六條

以琴證論古今法

三分損益之法其來尚矣今以爲不然而別爲之法得無無徵而不信乎曰是非無徵也古之樂器流傳于今其最古雅而自然者莫如琴以琴證之則古今二法之離合判然于絃徽之間矣蔡氏之書證之於琴而不合其大者有六按舊法羽宮角徵之間爲二變以補其缺始無遼濶之處使古之爲琴者誠慮此宜以二變閒于正聲之閒胡爲舍此不用而命第六絃曰少宮第七絃曰少商此果何說乎其不合者一也

樂工指法或以四絃爲蕤賓變徵五絃爲林鍾徵六絃爲南呂羽七絃爲應鍾變宮見陳暘樂書此俗工相傳之誤也古

法原以初絃中徽應六絃散聲二絃中徽應七絃散聲舊法姑洗爲黃鍾之角不可稍移易者琴家宮調卻按初絃十徽應三絃散聲十徽位近仲呂而非姑洗此據古律言之今法十徽正當蕤賓其不合者二也中徽當琴體之半初絃爲黃鍾清聲古人所謂黃鍾之宮清濁之衷律呂之本者此也黃鍾正宮調于此起調畢曲泛聲發于此者音獨洪大與他徽異聲以中爲貴也蔡氏之書于黃鍾四寸半之下註曰無謂九分之寸奇零不盡仲呂反生所不及而旋宮所不用也使其果無而不用則初絃中徽爲虛設矣胡爲以泛聲抑之音獨隆隆然乎其不合者三也三分損益所生之律參差不齊以絃比管而記其尺寸初絃惟林鍾當九徽南呂當八徽若太簇則在十三徽之外姑洗則在十一徽之

內十三徽則無律二變律則無徽胡爲徽律相齟齬乎其不合者四也舊法旋宮一均止用七聲施之編鍾編磬猶可也用之于琴則不然琴每絃皆有三十六聲除太清者不用其餘各因曲調隨宜取聲何嘗限之以七若依蔡氏之法則按徽取聲皆不得出本均之外聲之可用者無幾且黃鍾一均有濁而無清應鍾一均有清而無濁只須彈一兩絃卽可成曲調而諸絃諸徽皆無用有是理乎其不合者五也嘗試以趙彥肅所傳風雅詩譜按聲彈之只須初絃次絃其餘皆無用其聲全濁不成韻調可知詩譜之非眞其于鹿鳴諸詩黃鍾太簇用淸聲猶賴有此兩聲以濟之稍稍可聽若依蔡氏法此二律并不得用淸聲法則密矣其如聲不諧于耳何琴以聲律爲體以徽爲用彈者按徽取聲音調自諧次絃以後律漸長而位漸疎至六七絃則半律亦如正律之長故按徽之

聲有正當律者有當律之前半後半與中間者如蔡氏之法必須用正用半與夫變律變半律按圖自有條理施之于琴則煩而難用且古琴曲之傳于今者其聲甚美何嘗拘拘蔡氏旋宮之法乎其不合者六也若如今法則五聲用其均齊者以爲體取其應徽者以爲用諸律則計尺寸而均布之中徽既爲黃鍾清聲矣十徽爲四分絃之三于聲之位當角之中于律正當蕤賓猶一歲之夏至也十三徽爲八分絃之七于聲之位當商之近前于律正當夾鍾猶一歲之春分也十二徽爲六分絃之五于聲之位當商之近後于律則當姑洗九徽爲三分絃之二于聲之位爲徵之近前于律則當夷則此皆徽律正相當者也十一徽爲角之近初仲呂當之而稍

上八徽爲羽之近前無射近之而在右此二徽律不正相當者别有其故後論泛聲中詳之七徽與律相當者五徽差者二相當者其常徽差者其變亦可知今律脗合于琴者多矣又因徽之自然者以爲五聲之用次絃以下隨其調之高下而進退焉此琴家之本法較之拘于三分損益泥于變聲變律者果孰離而孰合乎後之言律呂者當于古雅自然之器精密考之一洗千餘年沿襲之説可也

論琴徽泛聲應先天八卦横圖

琴有十三徽説者但以爲象閏而已然以泛聲彈之左手徽按絃右手擊絃當徽則冷冷有清音不當徽則啞然無聲則其位置不可分毫移動此必有所以然之理古今未嘗發明承深思之

而得四說其一則應先天八卦橫圖也葢琴絃四倍黃鍾三尺六寸自龍齦至臨岳七徽爲中界自臨岳至七徽以四徽爲中界七徽至龍齦以十徽爲中界又自臨岳至四徽以一徽爲中界十徽至龍齦以十三徽爲中界自一徽至四徽四寸半爲上準象黃鍾子聲四徽至中徽九寸爲中準象黃鍾中聲中徽至龍齦一尺八寸爲下準象黃鍾濁聲重按之取本聲則自尾至首爲三段徽按之取泛聲則自首至尾爲四段一至四一段也四至七二段也七至十三段也十至十三四段也中兩段倍于前後段又併一徽內十三徽外凡爲四寸半者有八儼然有先天八卦橫圖之象焉一徽內無聲之處乾也一至四兌也四至七離與震也七至十巽與坎也十

至十三艮也十三至龍齦無聲之處坤也乾坤老而不用故首尾無聲六子代父母用事故十三徽有聲也首尾雖無聲而聲實出于首尾則乾坤爲不用之用猶一家父母雖老畢竟以父母爲主也細推之第一徽兌之下畫也二徽兌之中畫也三徽兌之上畫也四徽爲兌離之間少女中女相接之處也五徽離之中畫也六徽震之初畫也七徽爲震巽之間兩儀大分界之處也七徽內陽主進畫自下而上七徽外陰主退畫自上而下八徽巽之下畫也九徽坎之中畫也十徽爲坎艮之間中男少男相接之處也十一徽艮之上畫也十二徽艮之中畫也十三徽艮之下畫也三男三女皆用事發聲而少男少女血氣方充爲八道生育之始尤用事故兌艮

一畫各發一聲而離震巽坎一卦止發一聲也且其中尤有微妙者焉二五九與十二徽皆居本段三分之一三徽卻後二分六徽却後四分八徽却前四分十一徽却前二分不與諸徽均列按之卦畫皆有至理葢四徽十徽居兩卦之間三徽當兌之上畫一陰爲兌之主稍却而後不欲近乎離十一徽當艮之上畫一陽爲艮之主稍却而前不欲近乎坎少女中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少男中男竝處而性不相合也且兌金也性畏火之爍艮土也性惡水之濕故各却少許以避之造化自然之理也五徽正當離之中畫九徽正當坎之中畫若均布之六徽宜當震之中畫八徽宜當巽之中畫然離以中畫之陰爲主震以下畫之陽爲主故六徽當稍却而後乃

得其本位坎以中畫之陽爲主巽以下畫之陰爲主故八徽當稍却而前乃得其本位也且火以木爲體木以水爲母故震木稍却而後以就火之炎巽木稍却而前以就水之潤也伏羲八卦横圖爲作易之始其自然之理數乃見之于琴徽吁妙矣哉

論泛聲應六十四卦横圖

泛聲既應先天八卦横圖矣由三畫之卦積至六畫爲六十四卦横圖又有自然相應者焉一徽内十三徽外皆無聲乾坤二宫不用也一徽則承乾宫未之地天泰而接乎兌宫之天澤履也二徽當火澤睽三徽當水澤節四徽則承地澤臨之後而接乎離宫之天火同人也五徽當水火既濟六徽當

火雷噬嗑七徽當地雷復與天風姤之間陰陽之大交界也八徽當水風井九徽當火水未濟十徽則承地水師之後而接乎艮宮之天山遯也十一徽當火山旅十二徽當水山蹇十三徽終于地山謙而接乎坤宮之天地否也凡此諸徽當兩宮交界之間者則有乾坤之卦不當交界之間者必有坎離之卦乾坤坎離爲四正故當此有聲也始承泰天地交也終接否天地不交也中於復姤陽始長陰始生也界於同人與師火之始水之終也少女少男之宮血氣並充水火皆當之中女中男之宮當其水火之交不交而不當其純卦純則不相爲用也長男長女之宮火近震水近巽當其近不當其遠遠者先衰也天地之道陽有餘而陰不足長男猶可生育

故六徽當火雷噬嗑泛聲猶有清音長女天癸先絕故八徽當水風井泛聲全濁似無聲也又以卦爻細推之二徽當睽之六五三徽若均布之當節之六三退二位當初九也五徽當既濟之六二六徽若均布之當噬嗑之九四退四位當初九也七徽後爻自上而下八徽若均布之當井之六四却前四位當初六也九徽當未濟之九二也十一徽若均布之當旅之九三却前二位當初六也十二徽當蹇之九五也兌巽陰宮遇離而止遇坎而却震艮陽宮遇坎而止遇離而却男女異類宜相避也坎離二宮水火相遇則各止其所矣此又以卦象人事推之皆有自然之妙焉

論泛聲應節氣

泛聲應卦畫既有自然之理矣抑又有微妙者焉全絃猶一歲也三尺六寸二十四分之每分一寸有半當一氣臨岳際則冬至也一徽內四寸半之地有三氣爲冬至小寒大寒以其當冬令陽微之時故無聲一徽當立春陽氣出地故有聲二徽雨水也三徽驚蟄也四徽春分也五徽穀雨也六徽小滿也七徽夏至也八徽大暑也九徽處暑也十徽秋分也十一徽寒露也十二徽霜降也十三徽立冬也陽氣將入地故聲終于此自此至龍齦四寸半之地爲小雪大雪冬至皆閉藏之時故無聲也自春分至秋分一月而一徽自立春至春分秋分至立冬皆一月而兩徽者春初爲萬物之始生秋末爲萬物之已成故聲獨多也四立之節唯立春立冬有徽而

立夏立秋無徵者立春立冬爲陽氣出入之限春夏與夏秋之間陽氣皆在地上非陰陽之大界故無聲也冬至雖無聲而聲皆出于首尾則十三徽之聲皆其聲猶乾元之統天也驚蟄一徽稍却而後寒露一徽稍却而前者驚蟄爲木氣之動寒露爲金氣之藏陽性常速故未至其地而先有聲陰性常緩故已過其地而後有聲也小滿一徽又却而後大暑一徽又却而前者凡聲音屬金四月金始生畏午火之鑠故却而後六月火氣盛金正伏故却而前皆金之避火也諸徽泛聲亦有不同中徽最洪大其聲隆隆然夏至陽極也諸徽稍不當徽卽無聲獨中徽過一指猶有聲陽盛有餘也九徽十徽最清亮其聲空空然金氣正肅淸也一二徽聲細陽方長

也十二十三徵聲不甚發陽欲藏也八徵聲最不揚似無聲然大暑火盛而金伏也吁造化之理微矣哉抑妙矣哉

論泛聲應納音

泛聲之理以卦畫節氣推之既如此矣又不止是也六十甲子以數定爲五行名曰納音其理與聲音相關以琴徵推之亦有默契者焉葢十三徵分爲四段一段中有甲子一周細推其徵位之相當一爲甲子二爲甲申三爲壬寅四爲甲子五爲甲申六爲壬寅七復爲甲子七徵後左右相對八爲壬寅九爲甲申十爲甲子十一爲壬寅十二爲甲申十三爲甲子納音五行甲子壬寅爲金甲申爲水當金水則有聲也五行成質者金爲清木土則濁矣有氣而未成質者水爲清火

則濁矣故獨當淸者而鳴六十甲子三分之爲甲子甲申甲辰若當甲辰則爲火其音濁故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皆却至壬寅之位而鳴不與諸徽均列也此泛聲唯金水有聲若于七徽外取木聲則又五行皆全龍齦起甲子十三徽爲己卯土十二徽甲申水十一徽戊子火十徽甲午金九徽甲辰火八徽癸丑木七徽甲子金凡二金二火一土一水一木五行之音皆備第八徽若勻布則當甲寅水五行缺一故退一位至癸丑木而五行全造化自然之妙如此

總論泛聲

琴必當徽乃有泛聲一絃十三聲七絃九十一聲正如人身動脈頭手足各三部左右十八處當其部切之乃應手否則

不應也古今未有言泛聲所以然者今推之乃有四說八卦也六十四卦也節氣也納音也四者殊途而皆可通朱子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可推而無不通也既得琴徽之所以然而聲律有確據矣以下乃論取聲布律調絃換調之法

論按徽取五聲

五聲之體雖有定界而五聲之用取諸琴徽初絃十三徽爲商十二徽爲清商次絃之聲隨調高下而應之下則應十三徽高則應十二徽第十一徽爲慢角十徽爲正角三絃亦隨調高下而應之下則應十一徽高則應十徽九徽爲徵四絃應之八徽爲羽五絃應之中徽爲少宮六絃應之次絃中徽

爲少商七絃應之諸徽泛聲本無五聲之序而按徽取本聲則諸絃于此取應諸調于此轉換有自然之理焉

又論

舊以大簇八寸爲商于琴絃三尺二寸在十三徽外半寸然泛聲至十三徽三尺一寸五分而始發聲則當以十三徽爲商蓋十三徽外其聲太濁雖三尺六寸四分之地已交商界必更進九分而後有徽舊法三分益一徽上生商其如此處無徽何又舊法以姑洗爲角其位在十一徽之內然角聲一發于十一徽一發于十徽彈慢角調者以十一徽爲角彈宮調者郤以十徽爲角猶淸商調以十二徽爲商也舊法唯有姑洗爲角故角徵間相去遠不得不有變徵以補其缺角不

能再生宮故有變宮以續其斷證之于琴則不合矣

論諸絃布律法

諸絃之律各以今律布之布至少少聲而止法如左

一絃　全律每律減一寸五分　半律每律減七分五釐

黃龍齦散聲　大三尺四寸五分　太三尺三寸○並十三徽外　夾三尺一寸五分○十三徽

姑三尺○十二徽　仲二尺八寸五分○十一徽內二分　蕤二尺七寸○十徽　林二尺五寸五分○十徽九徽之間　夷二尺四寸○九徽　南二尺二寸五分○八徽外　無二尺一寸○八徽內四分　應一尺九寸五分○七徽外　黃清中徽　仲清一尺四寸二分五釐○六徽內○自七徽以上唯當徽近徽者錄之餘從略後倣此　夷清一尺二寸○五徽　黃清清九寸○四徽

二絃　全律每律減一寸七分一釐四毫奇　半律每律減八分五釐七毫奇

夾龍齦散聲 姑三尺四寸二分八釐奇 仲三尺二寸五分七釐奇○並十三徽外 蕤
三尺八分五釐奇○十三徽內 林二尺九寸一分四釐奇○十一徽外四分奇 夷二尺七寸四分
奇○十徽外四分奇 南二尺五寸七分奇○十徽內 無二尺四寸○九徽 應二尺二寸
三分弱○九徽八徽之間 黃清二尺五分七釐奇○八徽內 大清一尺九寸七分 太
清一尺八寸八分六釐○並七徽外 夾清中徽 林清一尺四寸五分七釐○六徽內
無清一尺二寸○五徽 黃清清一尺二分八釐奇○四徽外

二絃清商調用 全律每律減一寸八分 半律每律九分

姑龍齦散聲 仲三尺四寸二分 蕤三尺二寸四分○並十三徽外 林三尺六分○十三徽
內 夷二尺八寸八分○十一徽外一分 南二尺七寸○十徽 無二尺五寸二分○十
徽九徽之間 應二尺三寸四分○九徽內 黃清二尺一寸六分○八徽外二分 大清
二尺七分 太清一尺九寸八分 夾清一尺八寸九分○並七徽外 姑清中徽

夷清一尺四寸四分〇六微内 黃清清一尺八分〇五微内

三絃慢角調用 全律每律減一寸八分八釐奇 半律每律減九分四釐奇

仲龍齦散聲〇借二分 蕤三尺三寸九分奇 林三尺二寸一釐奇〇並十三微外 夷三尺一分〇十二微外一分 南二尺八寸二分奇〇十一微内 無二尺六寸三分四釐奇〇十微内六分奇 應二尺四寸四分奇〇九微外 黃清二尺二寸五分奇〇九微八微之間 大清二尺一寸六分奇〇八微外 太清二尺七分弱〇八微内 夾清一尺九寸七分奇 姑清一尺八寸八分奇〇並七微外 仲清一尺七寸八分七釐奇〇中微内一分三釐奇 南清一尺四寸一分〇六微内 黃清清一尺一寸三分弱〇五微内

三絃宮調用 全律每律減二寸 半律每律減一寸

蕤龍齦散聲 林三尺四寸 夷三尺二寸〇並十三微外 南三尺〇十二微 無二尺八寸〇十一微内七分 應二尺六寸〇十微内 黃清二尺四寸〇九微 大清二尺

三寸 太清二尺二寸。並八徽外 夾清二尺一寸○八徽內 姑清二尺 仲清一尺九寸。並七徽外 蕤清中徽 南清一尺五寸○六徽外 黃清清一尺二寸○五徽

四絃 全律每律減二寸二分半 半律每律減一寸一分二釐半

夷龍齦散聲 南三尺三寸七分半○十三徽外 無三尺一寸五分○十三徽 應二尺九寸二分半○十一徽外 黃清二尺七寸○十徽 大清二尺五寸八分奇 太清二尺四寸七分半○並九徽外 夾清二尺三寸六分奇○九徽內 姑清二尺二寸五分九徽八徽之間 仲清二尺寸三分奇○八徽 蕤清二尺二分半 林清一尺九寸一分奇○並七徽外 夷清中徽 應清一尺四寸六分奇○六徽內 黃清清一尺三寸五分○五徽外

五絃 全律每律減二寸五分二釐三毫奇 半律每律減一寸二分六釐一毫奇

無龍齦散聲○借六分太　應三尺二寸八分奇○十三徽外　黃清三尺二分太○十二徽外

大清二尺九寸奇○十二徽內　太清二尺七寸七分奇○十徽外　夾清二尺六寸

五分○十徽內五分　姑清二尺五寸二分奇○十徽外　仲清二尺三寸九分太○九徽

蕤清二尺二十七分奇○九徽八徽之間　林清二尺一寸四分奇○八徽　夷清二尺一分

八釐奇　南清一尺八寸九分奇○並七徽外　無清一尺七寸六分六釐奇○中徽內三分奇

黃清清一尺五寸一分奇○六徽外

五絃清商蕤賓調皆用　全律每律減二寸三分寸之二　半律每律減一寸三分寸之一

無應之間龍齦散聲　應三尺四寸六分奇　黃清三尺二寸○並十三徽外　大

清三尺六分奇○十二徽外　太清二尺九寸三分奇○十二徽內　夾清二尺八寸○十一徽

內　姑清二尺六寸六分奇○十徽內　仲清二尺五寸三分奇○十徽九徽之間　蕤

清二尺四寸○九徽　林清二尺二寸六分奇○九徽八徽之間　夷清二尺一寸三分奇○

八徽內

南清二尺　無清一尺八寸六分奇○並七徽外　應清一尺七寸三分奇○中徽

黃清清一尺六寸○六徽外

六絃黃清與一絃諸律位同

六絃慢宮調用　半律每律減一寸四分四釐　初絃全律位與此同

應鍾黃清之間龍鄰散聲　黃清三尺四寸五分六釐　大清三尺三寸一分二釐

太清三尺一寸六分八釐○並十三徽外　夾清三尺二分四釐○十二徽外　姑清

二尺八寸八分○十一徽外　仲清二尺七寸三分六釐○十徽外　蕤清二尺五寸九分二釐

○十徽九徽之間　林清二尺四寸四分八釐○九徽外　夷清二尺三寸奇○九徽內

南清二尺一寸六分○八徽外　無清二尺一分六釐○八徽內　應清一尺八寸七分二釐

○七徽外　黃清清一尺七寸二分八釐○七徽內

七絃　夾清與二絃諸律位同

七絃　姑清與清商調二絃諸律位同

論布律用六十甲子紀分數

諸絃布律大略如前法若欲加密當以六十甲子紀其分數初絃龍齦起甲子之半十三徽當己卯十二徽當甲申十一徽當己丑之近前十徽當甲午九徽當甲辰八徽當癸丑之近前七徽復當甲子以後又以六十位布至四徽復當甲子自七徽外一位得三分七徽內一位得一分半次絃以下各以本徽本位起龍齦亦各如其絃而伸之位漸疎分數漸多如此則分數皆可考此未及詳布第言其大略云

論隔絃取應聲

諸絃散而扣之間一絃則應於第十徽而隨調轉絃必有一

絃當退一徽至十一徽然後應皆理勢自然如此如宫調五絃十徽應七絃散聲四絃十徽應六絃散聲二絃十徽應四絃散聲初絃十徽應三絃散聲唯三絃獨退一徽於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朱子琴律說及答吳元士書皆深疑此事詳爲之說似謂獨退一徽常在三絃不知此唯宫調調絃則如此若更一調則退徽又在他絃不常在三絃也宋中興志姜夔樂議其圖說甚明朱子葢亦考之不詳耳又蔡西山先生謂琴唯黄鍾一均但絣定七絃以彈十一宫朱子謂季通之說不可行考之姜夔圖說琴須轉絃合調蔡氏絣定七絃之說誠誤矣朱子又謂古人隨月調絃但轉兩三絃則絃急恐絶此亦不然古法轉絃合調一調但轉兩三絃非盡取七絃而

更之也調之高下絃之緊慢上下不過一律非謂由黃鍾而漸緊以至於應鍾也姜夔圖說言簡而明今因其說推之如左

慢角調調絃法

姜夔曰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　古大呂比今律短

按慢角調者角絃慢張也此調宮絃退一位取十一徽仲呂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仲呂角取十徽內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此調諸絃如常唯

角絃慢故名凡徵律差數分者音聲相近亦得相應後倣此

清商調調絃法

姜曰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于二絃十一徵應四絃散聲古太簇今在太夾之間古夾鍾今在夾姑之間

按清商調者商絃高一律也此調宮絃取十徵蕤賓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徵無射應鍾之間應五絃散聲　五絃無應間羽取十徵內姑洗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姑洗商取十一徵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徵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此調商絃緊而五絃七絃亦隨之

宮調調絃法

姜曰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于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　古姑洗今近仲呂古仲呂今近蕤賓古蕤賓今近林鍾

按宮調者以初絃爲主也宮絃取十徽蕤賓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一徽內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徵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慢宮調調絃法

姜曰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于四絃十一徽應六絃散聲　古林鍾今爲夷則古夷則今近南呂

按慢宮調者大絃與第六絃慢張下半律也宮絃取十徽

仲呂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仲呂角取十徽內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一徽應鍾與黃鍾清間慢宮應六絃散聲

此調宮絃慢角絃亦隨之而六絃亦慢

蕤賓調調絃法

姜曰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故于五絃十一徽應七絃散聲　古南呂今在南無間古無射今在無應間古應鍾今在應黃間

按蕤賓調者角絃緊當蕤賓位而第五絃亦隨之也此調宮絃取十徽蕤賓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徽

無射應鍾之間應五絃散聲　五絃無應間羽取十一徽

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

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黃鍾清應六絃散

聲　古蕤賓近今林鍾若三絃散聲取今律林鍾則絃太

緊恐不可張且二絃夾鍾商太遠而四絃夷則徵太促又

于三絃十徽應五絃散聲五絃羽爲應鍾則羽宮之間亦

太促矣故三絃取角聲當今律之蕤賓更不可移而上古

名此調爲蕤賓與今法若暗合焉　又按宮調三絃亦是

蕤賓但取十一徽應五絃散聲五絃如其位此以十徽應

五絃則五絃隨之而緊與宮調異

五調中慢宮調最下慢角調次之宮調爲中聲蕤賓調稍

高清商調最高以今律言之黃鍾大呂太簇用慢角調夾鍾姑洗用清商調仲呂㽔賓林鍾用宮調夷則南呂用慢宮調無射應鍾用㽔賓調

論四清聲二條

論四清聲不可去

樂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尚矣古者編鐘編磬皆十六枚是十二律加四聲也琴之六七絃雖只少宮少商而諸律清聲皆備且復有少少聲焉又不止四清而已瑟有二十五絃亦諸清聲皆備也四清者宋樂志以爲爲夷則以下四律爲宮使商角不陵僭宮聲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沈括馮元以爲唯臣民不可凌君事物則不必避也黃鍾宮調雖以清黃起調其間仍用黃鍾全律爲君故姑洗角

雖用全律亦不爲民陵君也古用四清極有條理原不始于王朴李照范鎮樂皆去四清不知何以成樂編鐘編磬可去四枚管絃則清聲自具雖欲去之安得而去之乎

論陳暘樂書之疎率

陳氏樂書其主意大約以爲先王之樂唯有五聲十二律後世乃有二變四清此皆鄭衛之音凡八音之器皆當去二變四清以復古此耳食之學粗率之見未嘗深思細考其故者二變誠非自然之理然欲去二變當先去三分損益之說如琴絃之用正聲則二變不待去而自去若不考其所以用二變之由而仍泥三分損益之說則角徵與羽宮之間安得不用二變以補其缺乎至欲去四清尤爲不思之甚無論旋宮

避陵犯四淸不當去即欲去之而勢亦不可得而去如琴初絃中徽內皆是淸聲犬絃中徽外已有淸聲五絃則十三徽以內皆是淸聲試問彈琴者唯取全律濁聲乎陳氏謂七絃琴爲害理必去二絃以復舜之五絃試問五絃果無淸聲乎不唯五絃即一絃至中徽已是淸聲矣如其說雖孫登之一絃琴尙多一半爲無用寧有是理乎宋太宗加二絃有九絃琴淸聲皆具陳氏謂當益一絃取其倍五聲獨不思五聲加倍淸聲不已居半乎竹聲中簫管覔笛之屬凡七孔九孔者陳氏皆惡之五孔六孔八孔者陳氏皆取之謂五孔合五聲六孔合六律八孔應八音此但欲以數目比擬無異兒童之見不知管笛之屬黃鍾宮聲皆出中管（諸孔皆閉）五孔者四孔爲

商角徵羽餘一孔即是半宮聲六孔者五孔具十一律上二孔必是黃鍾非五孔即爲五聲六孔即爲六律也八孔則四淸皆具矣乃以應八音取之試問一器與八音有何交涉乎陳氏徒嘖嘖于四淸其疎率不思如此彼所據以爲說者但以周禮有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一語耳不知半律淸聲亦是本律之半未嘗出于十二律之外也善乎翰林學士馮元之駁李照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于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四淸聲之說正謂民臣相避以爲尊卑今若只用十二鍾旋相考擊至夾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

相越則陵犯之音作此甚不可者也楊徐之破范鎮曰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不獨見于周禮小胥之注漢成帝時犍爲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于禮樂志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王朴樂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皆用而諧協矣今鎮所製匏竹之器簫必十六管是四清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此皆說之不可易者李范二家已屬謬見陳氏徒悅乎去鄭復雅之名而不察其實以二家之說爲高其未之深思乎

論旋宮 一條

論旋宮有活法

十二律旋相爲宮古有是言後人論律講于此者詳矣一均七聲有用正律者有用半律者有用變律與變半律者以此布爲八十四聲六十調甚易及其被之管絃施之金石常齟齬而難行竊意旋宮當別有活法或一均不必限以七聲或徵羽二聲之律不必短于本宮此當與知音者參定之未可執一定之圖說膠柱而鼓瑟也

論樂調 三條

辯黃鍾全律起調畢曲之非

樂之有調其理甚微其勢皆出于自然如初一聲爲某聲其

尾亦是此聲其中曲折皆隨初一聲之高下而抑揚焉調平者衆聲皆隨之而平調高者衆聲皆隨之而高調下者衆聲皆隨之而下大約太濁太清之聲不可以起調如初一聲太下則其後遇當下之聲更不能抑而管無可吹絃無可彈歌者亦無其聲矣或初一聲太高則其後遇當高之聲更不能揚而管無可吹絃無可彈歌者亦不能及此聲矣故起調之聲必在清濁之間其前更有下于此者其後更有高于此者然後可以抑揚曲折而成曲調焉儒家論樂不知此理謂黃鍾一均皆用正律更無清聲變律雜其間爲最純粹是謂初一聲即用黃鍾全律起調如此則太簇以下六律皆短聲皆高但有揚而無抑豈能成曲調乎試以管絃驗之笛家曾有

以中管之合字爲調首琴家曾有以初絃之散聲爲調首者乎凡雅樂所謂黃鍾清宮俗樂所謂正宮者皆以半黃鍾清聲起調而非以全律濁聲起調也黃鍾清聲起調其後更有清聲可以揚其前皆下于調首可以抑是以能成調也以今笛家俗樂驗之有所謂工字調者其調平下五孔皆開更高焉則爲六字調字譜皆移上二聲或一聲更下焉則爲尺字調字譜皆移下一聲若過乎六字尺字則太高太下不能成調矣雅樂亦相似也宋時雅樂俗樂皆無徵角調但有宮商羽三調而已宮者清宮商者清商皆不用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四濁聲也徽宗使人強爲徵調但能以徵聲起而不能以徵聲終見朱子語類此不知何故或由風氣使然乎由此觀之雅

樂起調之聲未甚下者即不能爲焉有黃鍾最濁之聲而可爲者乎朱子論樂初亦以爲黃鍾五調皆以黃鍾正律起調畢曲其後云古人亦用黃鍾清聲爲調前說非是見朱子語類九十二卷輔廣録注中然則朱子後亦自覺其誤矣　蔡氏不習于音不知樂調有自然之理當時趙彥肅傳得唐時鄉飲酒風雅十二詩譜小雅六詩爲黃鍾清宮調二南六詩爲無射清商調皆以清黃起調畢曲雖其譜未必盡是而用清黃爲調自是勢不得不然蔡氏想當見之蔽于黃鍾無半律之說故不肯信耳

再論樂調

或問黃鍾全律既不可起調徵角二聲又不能爲調然則十二律之能爲調者鮮矣不知隋之萬寶常唐之祖孝孫何以皆能爲八十四調乎且周禮三大祭樂但無商調而有宮角徵羽齊景公時有徵招角招郢中曲有流徵高漸離易水擊筑有變徵此又何以說乎曰樂聲有流變而爲樂有活法考

古者當以意會可也凡樂皆氣也人亦氣也同在鴻濛一氣之中不得不隨氣運而遷流如詩文爲人聲亦樂之類古之詩文後人不能作則後世不能爲此樂調古人能爲之又何足怪乎且古人爲樂當有活法未必如後人之律書一均定用七聲而徵羽皆不可遇宮商也齊之徵招角招未知其聲何如若郢中之流徵易水之變徵亦俗樂之類後世宴樂固自有徵調亦不爲異也若萬寶常史言其撰樂譜論八音旋宮之法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其聲雅淡不爲時所好何妥易之今不可考祖孝孫作唐雅樂爲四十八曲八十四調亦不知其果皆應律否大約古人之能爲諸調者當必有活法若如儒家之說即一琴已不能易一均而況八音豈能旋

宮平

論龜茲琵琶七調

隋史言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音冥若符契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𥶒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鄭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按此則西域亦有七音然樂與中土異未必果合于五聲二變也琴家却只有五調慢宮慢角之類張絃有緊慢何以不能爲七調乎慢宮調有似于變宮蕤賔調却是角聲之高者不得謂之變

徵然則西域之七調未必果合七音其所謂沙侯加濫調安知非角聲之高者乎

論造律 三條

論造律以聲和爲主

制律求聲氣之元事之最難者也黃鍾之管冥符天道若不可以毫釐差然其分數甚微非人所能察使有天生自然之律管則可若出于人爲安能使其無毫釐之差竊謂造律必須善審音者聽之聲和爲主聲既和矣雖有小差于樂亦無大害譬如工人製琴製笙製簫笛者其分寸豈能畫一哉吹之彈之而聲和焉斯謂善器矣邢雲路論之最當特載之邢曰

古樂既亡欲求聲器者宜何施而可亦唯依古以千二百黍求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管使其和也則已如有不和必其黍

之顯與管之分未當也則唯本吾之平其心易其氣徐聽人聲之高下上下考之以求其中聲蓋人之聲無古今一也古尺之分寸與黍之大小不可考矣卽今上黨之黍有大者次者不一安知古所用者爲何等黍又安知其律之分寸覶後代何尺爲當哉但以人聲察之以耳聽審之以九寸千二百黍約之斯可矣程子曰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朱子曰樂之爲教今無師授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必有精通者出三說皆探本之論也

人身取律寸法

古之尺寸雖出于律而制字之意則皆本于人身人身中指第二節其內兩紋相距爲寸醫家針灸量人穴道所謂同身寸者取諸此也今人伸大指與食指爲五寸張兩手爲五尺古法以張兩手爲一尋然則今之五尺當古之八尺今之五寸當古之八寸而古之一尺當今工人尺六寸二分五釐也

以中指第二節內紋爲一寸者度之自中指端至掌後第二節横紋而九寸至第三節横紋而一尺然則古之黄鍾九寸即今人中指端至掌後第二節横紋之度也雖人有高下手指有長短以中人量之相去葢不甚遠是則一伸掌而黄鍾之度瞭然如在目前矣夫律寸天生也人身之寸亦天生也二者當不約而同與其求之于古尺古器求之于縱黍横黍荒遠者無稽紛紜者難信曷若求之中人之手腕指節爲最近而可據者乎夫律數精微雖未可執此一途以求合唯以人身之寸爲主而更以古器古法參互而審定之雖不中或亦不遠乎

人聲合管聲

人聲之有宮商角徵羽也其別有四有一韻具五聲者字音出于喉爲宮出于舌爲商出于牙爲角出于齒爲徵出于唇爲羽卽切韻三十六字母之分屬喉舌牙齒唇與半舌半齒是也有一韻屬一聲者其韻合口呼之爲宮開口呼之爲商張牙呼之爲角齊齒呼之爲徵聚吻呼之爲羽如公韻屬宮岡韻屬商是也又一韻之中重濁之字爲宮商輕清之字爲角徵羽如彈琴操者遇重濁之字則彈重濁之聲以應之遇輕清之字則彈輕清之聲以應之是也又有同是一字隨其曲調之高下而歌之遇高調則此字聲高遇平調則此字聲平遇低調則此字聲低則一字皆可爲宮商角徵羽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出于喉猶管聲出于中管造律者欲求聲氣

之元既酌乎分寸之度空圍之量更以人聲參定之可也

論候氣二條

論候氣不可信

律管固有冥符天道之理然欲埋之于地以候氣恐不可信天氣一而地氣殊雖使律之長短廣狹皆如法其能一一氣應灰飛邪事未經目驗不敢臆斷也邢雲路亦深疑此事云

錄袁黄候氣法

明袁黄號了凡通律歴之學所著有歴法新書關中李世達爲之作序中間有與張江陵論候氣五不合之說頗有理此事史不載又不見於他書僅見此序而已汞恐久而失墜特錄之以備言律學者考核其言依法候之而飛灰皆應未知

果有此否也李序云昔張江陵傲倪一世無所許可獨折節于了凡延爲諸子師江陵自謂深明律學命官依古法造三層密室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不應請袁往視之復命曰候氣之室宜擇淸靜閒曠之地今瓦礫叢積則地氣不淸一不合也築室三層專固地氣耳故外室之牆須掘地三尺而築之二層木室之板宜入地一尺六寸三層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止可封地上之氣而不可封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外室之門宜向子第二層門宜向午第三層門復向子所以反復而固氣也今皆向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奇之象數厥有自然之理必心探造化之秘者始可制器諧聲不然求之累黍酌之古器皆不可廢今觀所截諸管大小不倫四不合也天地之形常相參差故天之午常偏于丙上二分五釐今日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午上二分五釐冬至候黃鍾之管宜埋上子之中一室只有一位豈可多截管乎五不合也由是託之擇地于天壇之南隅依法候之而飛灰皆應張甚喜欲委之正樂袁請先改歷法語不合遂稱疾求歸歸未幾而張變作矣

律呂餘論 四條

聲音自有流變

凡聲氣也人亦氣也同在一氣之中其聲自有流變非人之所能禦古樂之變爲新聲亦猶古禮之易爲俗習其勢不得不然今人行古禮有不安于心者則聽古樂亦豈能諧于耳乎耳不諧則神不洽神不洽則氣不和不洽不和亦何貴于樂若曰樂者所以事神非徒以悅人則亦不然凡神依人而行人之所不欣暢者神聽亦未必其和平也故古樂難復亦無容强復但當于今樂中去其粗厲高急繁促淫蕩諸聲節奏紆徐曲調和雅稍近乎周子之所謂淡者焉則所以歡暢神人移易風俗者在此矣若不察乎流變之理而欲高言復古是猶以人心不安之禮强人以必行也豈所謂知時識勢者哉

俗樂可求雅樂

俗樂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五六十字爲譜十二律與四清聲皆在其中隨其調之高下而進退焉所謂雅樂亦當不出乎此爲雅樂者必深明乎俗樂之理而後可求雅樂即不能肄習于此者亦必與俗樂工之稍知義理者参合而圖之未有徒考器數虛談聲律而能成樂者也宋世制樂諸賢唯劉几知俗樂常與伶人善笛者遊其餘諸君子既未嘗肄其事又鄙伶工爲賤技不足與謀則亦安能深知樂中之曲折哉判雅俗爲二途學士大夫不與伶工相習此亦從來作樂者之通患也

樂器不必泥古

聲寓于器器不古雅則聲亦隨之然天下事今不如古者固多古不如今者亦不少古之笙用匏今之笙用木匏音劣于木則亦何必拘于用匏而謂八音不可缺一乎古之木聲用柷敔後世節樂用拍板而雅樂猶用柷敔柷敔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越則亦何必不用拍板乎後世諸部樂器中擇其善者用之可也

度量權衡不必泥古

古法度量權衡皆受法于黃鍾天下皆欲其齊同古之度量衡相去不甚遠故齊之猶易後世度長量大權重與古懸殊民間用之既久勢難改易千里之內三者必不能同而民俗化之遠方之懋遷者正因度量衡之不同而計其錙銖以收

羸餘之利則不同不足爲病正所以爲利也宋政和間作大晟樂以衛尺及斗斛秤新式頒行天下限以日月令天下盡毀舊器不從令者許民首告其擾民不已甚乎後之作樂者律成而制三器藏之內府以備他日之校勘可也若民間所用固當聽從民便毋斤斤于法古似亦事勢之宜焉已

律呂新論卷下

律呂新論跋

江氏不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謂黃鐘全律積分應再朞之日半律積分應一朞之日當以四寸五分均勻截之爲十二律此說振古未聞恐難依用至以琴音攻蔡氏之失似爲有據然不知絲音倍半相應竹音倍半不相應又不知琴絃泛聲錯出於十三徽外者甚衆而泥於琴徽象閏之說謂一絃止有十三泛之聲更以卦畫節氣納音紛紛附會則惑之甚矣然言樂諸家往往高談理數而忽於審音江氏能以琴絃求之大旨已得其於轉絃合調之法言之極詳謂諸絃散而扣之間一絃則應於第十徽而隨調轉絃必有一絃應於十一徽皆理勢自然如此可以釋三絃獨退一徽之疑論四

清聲謂一絃至中嶽已是清聲卽欲去之勢亦不可得而去足破李照范鎭等之謬說蓋江氏之學主於實事求是而不欲苟同於前人歴算聲韻諸大端大率類是是書雖瑕瑜互見而究非游談無根者所可同日語也熙祚

經傳釋詞

經傳釋詞自序

語詞之釋肇於爾雅粵于爲曰茲斯爲此每有爲雖誰昔爲昔若斯之類皆約舉一隅以待三隅之反蓋古今異語別國方言類多助語之文凡其散見於經傳者皆可比例而知觸類長之斯善式古訓者也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尚雅訓凡實義所在既明箸之矣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卽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如由用也猷道也而又爲詞之於若皆以用與道釋之則尙書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大誥猷爾多邦皆文義不安矣（此舉一以例其餘後皆放此）攸所也迪蹈也而又爲詞之用若皆以所與蹈釋之則尙書之各迪有功豐水攸同毛詩之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皆文義不安矣不弗

也否不也丕大也而又爲發聲與承上之詞若皆以弗與大
釋之則尙書之三危旣宅三苗丕敘我生不有命在天否則
侮厥父母毛詩之否難知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禮記之不
在此位也皆文義不安矣作爲也而又爲詞之始與及若皆
以爲釋之則尙書之萬邦作乂作其卽位皆文義不安矣爲
作也而又爲詞之如與有與與於若皆以作釋之則左傳
之何臣之爲晉語之稱爲前世穀梁傳之近爲禰宮管子之
爲臣然乎孟子之得之爲有財皆文義不安矣又如如若也
而又爲詞之而與乃與當與若如也而又爲詞之其與而
與此與惟曰言也而又爲詞之欥謂言也而又爲詞之爲與
與與如與柰云言也而又爲詞之有與或與然甯安也而又

爲詞之乃能善也而又爲詞之而與乃無不有也而又爲詞之發聲與轉語有不無也而又爲詞之爲卽就也而又爲詞之則與若與或則法也及至也而又爲詞之若茲此也而又爲歎詞嗟歎詞也而又爲語助彼他也而又爲詞之匪匪非也而又爲詞之彼咫八寸也而又爲詞之只允信也而又爲詞之用終盡也而又爲詞之旣多衆也而又爲詞之祇適徂逝皆往也而適又爲詞之沓徂又爲詞之及逝又爲詞之發聲思念也居處也夷平也一數之始也而又皆爲語助曷詞之何也而又爲何不盍何不也而又爲何於詞之于也而又爲爲爲與爰詞之曰也而又爲與安詞之焉也而又爲乃爲則爲於是焉詞之安也而又爲於爲是爲於是爲乃爲則惟

詞之獨也而又爲與爲及爲雖雖不定之詞也而又爲惟矧詞之況也而又爲亦亦承上之詞也而又爲語助且詞之更端也而又爲此之詞之是也而又爲於爲其爲與凡此者其爲古之語詞較然甚箸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者也引之自庚戌歲入都侍大人質問經義始取尚書廿八篇紬繹之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鞫爲病竊嘗私爲之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意恉渙若冰釋益復得所遵循奉爲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盡其義類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爲搜討分字編次以爲經傳釋詞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

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非敢舍舊說而尚新奇亦欲窺測古人之意以備學者之采擇云爾嘉慶三年二月一日高郵王引之敘

經傳釋詞目錄

祈　豈　蓋　厥

及　其　其音記　其音姬

居　詎　固　故

顧　苟　皐

卷六

乃　甯　能　徒

獨　柰　那　都

當　儻　始　誕

迪　直　疇

卷七

而　如　若　然

介今作爾　耳　仍　聊

來

卷八

雖　肆　自　茲

斯　些　思　將

且　且子餘反　徂　作

曾　會音層　朁音慘　哉

載　則　即　嗞音茲

䛒今作嗟　呰音紫

卷九

終　誰　孰　者

諸　之　旃　是

時　寔　只　啻

祇音支　適　識　屬音燭

止　所　矧　爽

庶　倘　逝　率

式

卷十

彼　末　蔑　比

薄　毋　不　非

匪　無　罔　微

勿　夫音扶

高郵王引之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與

鄭注禮記檀弓曰與及也常語也

與猶以也易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禮記檀弓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言以賓主夾之也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言必以公士爲擯也義見上文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孔傳曰言不可與事君皇疏曰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皆非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後漢書李法傳法上

疏諫坐失旨免爲庶人還鄉里人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法之言如此是不說人以無罪而以鄙夫自貶且自謂其不可以事君也然則法之意亦謂鄙夫不可以事君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明矣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變與言以正與經旨相合史記袁盎傳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漢書與作以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漢書揚雄傳曰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文選羽獵賦與下有之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與亦以也互文耳

家大人曰與猶爲也此爲字讀平聲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爲多與之而其實少也西周策曰秦與天下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言秦爲天下所疲也今本作秦與天下俱罷俱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辯見讀書雜志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

芟陵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言爲句踐所禽也

家大人曰與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孟子離婁篇曰所欲與之聚之言民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秦策曰或與中期說秦王曰（鮑本如是姚本與作爲）言爲中期說秦王也楚策曰秦王令芉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又漢書高祖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紀爲作與

家大人曰與猶謂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與之獸謂之獸也來降燕乃睇室（今本脫室字據傳文補）其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與之室謂之室也曾子事父母篇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不非也與謂也言禮在由其大者非謂由其小者而已也李善

本文選報任少卿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言世人不謂我能死節也漢書司馬遷傳作不與能死節者比五臣本文選作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增改辯見讀書雜志

廣雅曰與如也大戴禮四代篇曰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與如也言事必如其食食必如其位也晏子春秋問篇曰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與亦如也言將正行而遺民乎如其持民而遺道乎也墨子兼愛篇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

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賊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猶又如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凡上言與其下言寧者放此）禮記檀弓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凡上言與其下言不若者放此）與其皆謂如其也或但謂之與晉語曰與余以狂疾賞也（宋本如是今本作是以狂疾賞也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不如亡孟子萬章篇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呂氏春秋貴直篇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史記魯仲連傳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是也閔元年左傳曰猶有令名與其及也王肅注曰雖去猶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又後漢書荀爽傳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何與猶何如也二年傳曰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晉語作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況比也比亦如也杜注曰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孰與猶何如也秦策曰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齊策曰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趙策曰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辯見讀書雜志是孰與卽何如也故司馬相如子虛賦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注曰與猶如也

與語助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有幾三字連讀釋文曰其人能靖者與音餘絕句失之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幾何又昭元年曰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又曰叔向問子皙於行人揮對曰其與幾何又晉語曰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又曰郤子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吳語曰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韋注與辭也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徙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韋注與辭也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曰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又孟子滕文公篇曰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與字皆是語助無意義也

㠯　以　已

㠯或作以或作已鄭注禮記檀弓曰以與已字本同

以語詞之用也書堯典曰以親九族是也常語也

漢書劉向傳注曰㠯由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以亦由也此亦常語

玉篇曰以爲也詩瞻卬曰天何以刺言天何爲刺也凡經傳言何以若此者皆謂何爲若此也亦常語

以猶謂也禮記檀弓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言吾謂將爲賢人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釋文曰郈孫以可絕句勸勸公遂季氏也）言臧孫謂難郈孫謂可也齊策曰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

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言皆謂美於徐公也
廣雅曰以與也書般庚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沈某氏傳曰相與沈溺詩江有汜曰不我以擊鼓曰不我以歸桑柔曰不胥以穀儀禮鄉射禮曰主人以賓揖又曰各以其耦進大射儀曰以耦左還箋注並曰以猶與也禮記檀弓曰吾未嘗以就公室注曰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易鼎初六曰得妾以其子言得妾與其子也詩小明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言式穀與汝也箋訓以爲用失之禮記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言示易與敬也襄二十年左傳曰賦常棣之七章以卒言賦七章與卒章也二十九年曰樂氏其以宋升降乎言與宋升降也論語微子篇曰而誰以易之言誰與易之也詩

江有汜曰不我以不我與旄丘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曰必以有功德失之以亦與也古人自有復語耳管子形勢篇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譕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呂氏春秋樂成篇曰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皆以與以互文故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爲與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爲以呂氏春秋精諭篇人可與微言乎淮南道應篇與爲以權勳篇不穀無與復戰矣說苑敬慎篇與爲以燕策得賢士與其國史記燕世家與爲以

以猶及也易小畜九五曰富以其鄰虞翻注曰以及也泰六四謙六五並曰不富以其鄰泰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言及其彙也否初六同剝

初六曰剝牀以足六二曰剝牀以辨六四曰剝牀以膚言及足及辨及膚也復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句凶言及其國君也王弼訓以爲用云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失之此家大人說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言無及萬夫也

以猶而也易泰六四曰不戒以孚猶繫辭傳言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書牧誓曰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金縢曰天大雷電以風隱九年左傳曰大雨霖以震禮記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曰親以無災又何患焉昭二十年曰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晉語曰狐偃惠以有謀趙衰文以忠貞賈佗多識以恭敬吳語曰

晉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莊二十四年公羊傳曰戎衆以無義以猶而也僖二十一年傳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是其證何注曰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失之

論語爲政篇曰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以字竝與而同義易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禮記聘義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以亦而也互文耳

已既也常語也

鄭注考工記曰已太也甚也亦常語也或作以文五年左傳贏曰以剛是也

爾雅曰已此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已

字承上文而言言此而不知其然也養生主篇曰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言此而爲知者也郭象注曰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非是此戴氏東原說淮南道應篇曰已雖無除其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無不也言此雖不除其患也此邵氏二雲說或作以禮記祭統衞孔悝之鼎銘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以此也指上文而言也辟君也言對揚此君之勤大命著之於烝彝鼎也鄭讀對揚以辟之爲句云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失之君命謂之勤大命猶雒誥言文武勤教也鄭以勤大命爲行君之命亦失之此家大人說下同射義引詩曰大夫君子凡以庶士亦言凡此庶士也

顏師古注漢書宣帝紀曰已語終辭也書洛誥曰公定予往已禮記檀弓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盧植注曰已者辭也見通

典禮六八十四已爲語終之詞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論語曰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也學而八佾二篇猶乎與哉同義而連言之則曰乎哉也

已歎詞也書大誥曰已予惟小子某氏傳曰已發端歎辭也漢書翟義傳作熙顔師古注曰熙歎辭康誥曰已女惟小子又曰已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梓材曰已若茲監洛誥曰已女惟沖子莊子庚桑楚篇曰已我安逃此而可義竝同也

猶

禮記檀弓注曰猶尚也常語也

詩小星傳曰猶若也亦常語也字或作猷爾雅曰猷若也猶爲若似之若又爲若或之若禮記內則曰子弟猶歸器衣服

袞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鄭注曰猶若也襄十年左傳曰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若有鬼神也

猶猶均也物相若則均故猶又有均義襄十年左傳曰從之將退不從亦退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猶將退均將退也論語堯曰篇曰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猶之與人均之與人也燕策栁下惠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故國爾猶且黜均將黜也

詩陟岵曰猶來無止傳曰猶可也字或作猷爾雅曰猷可也

由　猶　攸

廣雅曰由以用也由以用一聲之轉而語詞之用亦然見用字下字或作猶莊十四年左傳猶有妖乎正義曰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莊四年公羊傳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

者猶無明天子也猶亦與由同或作攸其義一也其作猶者書盤庚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猶猶用也言先王敬謹天命茲用不敢常安也若安土重遷則是不知天命故下文曰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也某氏傳訓猶爲尚失之此家大人說詳見經義述聞下同　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言古之人用相訓告相保惠相教誨也其作攸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攸猶用也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諸儒之說皆以陽鳥爲雁竊獨疑之此篇所敘治水詳見於九州之下者莫非地名此州上言彭蠡下言三江震澤獨於此三句中言雁非惟文勢不稱考之九州亦無此例也夫雁之南翔乃其天性豈其淇水未平遂不南翔乎古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杜注衞地名又鄭有鳴雁在陳畱縣漢北邊有雁門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案林說是也居宅也陽鳥攸居猶言三危既宅耳陽鳥之地年代曠隔莫知所在不得因此而謂其非地名也胡氏朏明乃以爲適當鴻雁來賓之時卽所見而紀其事夫禹八年治水所見鳥獸多矣倘卽所見而紀之

則禹貢豈止區區數策哉胡氏又曰陽鳥攸居與桑土既蠶三苗丕敘一例不必以爲地名案彼皆記治水之功雁之棲宿於禹績何與乎雁名陽鳥書無明文說者誤以陽鳥爲鳥因附會彭蠡既豬之文又牽合以鴻雁南翔之說耳其不足信亦明矣原其所以誤者蓋但知爾雅有攸所也之訓以爲經言陽鳥所居則所居者爲彭蠡而居之者爲水鳥矣不知禹貢多以既攸二字相對爲文攸猶用也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與他處攸訓爲所者不同 又曰漆沮既從豐水攸同又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義並同也洪範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言彝倫用斁彝倫用敘也金縢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言茲用俟也大誥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圖功大功也言曷不于前寧人大功用終也上文曰敉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又曰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圖功卽大功也寧考圖功卽此所謂前寧人圖功也傳訓圖爲謀攸爲所皆失之以下攸字並同 又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言曷敢不于前甯人用受休畢也洛誥曰無若火始炎炎厥攸灼敘弗其絕言厥用灼也多士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言惟爾多士用服奔走也無逸曰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非民用訓非天用若也詩蓼蕭曰萬福攸同采菽同言萬福用同也箋曰攸所也失之下並同斯干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風雨用除鳥鼠用去君子用芋也又曰君子攸躋又曰君子攸甯義並同也楚茨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言萬壽用酢也緜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言戎醜用行也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言髦士用宜也儀禮士冠禮髦士攸宜義同鄭注攸所也亦失之旱麓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言福祿用降也鳧鷖福祿攸降同靈臺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言麀鹿用伏也文王有聲曰四方

攸同王后維翰言四方用同也既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用攝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言淮夷用服也猶攸二字與由同聲而相通皆語詞之用也說經者見猶字則釋之爲尚見攸字則釋之爲所皆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指而史記夏本紀宋世家於陽鳥攸居豐水攸同彝倫攸斁彝倫攸敘悉以所字代之蓋古義之湮由來久矣

攸猶所以也書洪範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王肅注曰我不知常倫所以次敘（此攸字與下文彝倫攸斁彝倫攸敘異義史記宋世家作我不知其常倫所序亦失之）大誥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某氏傳曰往求我所以濟渡是也

攸語助也書盤庚曰女不憂朕心之攸困言不憂朕心之困

也其氏傳訓攸爲所失之下竝同洪範曰予攸好德言予好德也史記作予所好德失之又曰四曰攸好德言四曰好德也詩皇矣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言執訊連連馘安安也毛傳攸所也失之攸皆語助耳字亦作猷盤庚曰女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言汝黜乃心也傳訓猷爲謀失之下同又曰女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言不與予一人同心也猷亦語助耳

繇　由　猷

爾雅曰繇於也繇由猷古字通爾雅釋水釋文曰繇古由字莊十四年左傳正義曰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猷卽猶字也詩巧言秩秩大猷漢書敘傳作繇書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由亦于也言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別與徧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詩抑曰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禮記

雜記曰客使自下由路西鄭注曰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詩君子陽陽篇左執簧右招我由房疑亦謂招我於房也傳曰由用也箋曰由從也皆於義未安）馬融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鄭王本繇作猷漢書翟義傳王莽倣大誥曰大誥道諸侯王蓋用爾雅繇道也之訓馬鄭王竝同（以釋文正義知之）引之案大誥道爾多邦文義不順猷於也大誥猷爾多邦者大誥於爾多邦也經文本自明白祇緣訓猷爲道於義未安致令後人妄改其始改也升猷字於誥字之上某氏傳曰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是也其再改也又升猷字於大字之上正義曰此本猷在大上是也其他緣例而改者二改而復脫者一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曰烏呼猷告爾有多方士傳竝曰以道告之蓋俱是告猷

而晩出古文改爲猷猷告矣此緣例而改者也多方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傳曰順大道告四方與大誥猷爾多邦傳同則此句經文亦有大字葢初作大告猷爾四國多方後改爲大猷告爾四國多方故解之曰順大道告四方其後則又脫大字矣此改而復脫者也大誥在多士多方前其誥猷之文馬鄭王必皆有說學者雖不悟誥猷之誤爲猷誥猶不得不載其異同至多士多方告猷之義已詳大誥不復再釋學者斯忽焉不察矣然以例推之可得而知也後之說書者或以猷爲發語詞或以爲歎詞皆不知文由誤倒故多方推測而卒無一當也

因

因由也聲之轉也書禹貢曰西傾因桓是來常語也
因猶也亦聲之轉也楚策曰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閒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已案已字絕句因是猶是也已語終詞也言黃雀之自以爲無患亦猶之蜻蛉也下文曰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已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已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義竝與此同文選詠懷詩注引延篤戰國策論云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所解雖未了而其以已字絕句甚明今本改已爲以而以黃雀因是以五字連下句

讀之則義不可通矣下文皆放此

用

用詞之以也一切經音義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以用一聲之轉凡春秋公羊傳之釋經皆言何以穀梁則或言何用桓十五年傳曰何用見其末易災之餘而嘗也餘放此其實一也書皋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用亦以也互文耳

用詞之由也詩君子陽陽傳曰由用也由可訓爲用用亦可訓爲由一聲之轉也禮記禮運曰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用亦由也互文耳

用詞之爲也詩雄雉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言何爲不臧也節南山曰國旣卒斬何用不監言何爲不監也莊六年穀梁

傳曰何用弗受亦謂何爲弗受也用以爲皆一聲之轉故何以謂之何用何爲亦謂之何用互見以爲二字下

允

家大人曰允猶用也用亦語詞義見用字下書堯典曰允釐百工言用釐百工也某氏傳曰允信也於文義未安下皆放此臯陶謨曰允迪厥德言用迪厥德也又曰庶尹允諧言庶尹用諧也庶尹用諧猶言神人以和周官大司樂疏引鄭注曰允信也文義未安大誥曰允蠢鰥寡言用動鰥寡也論語堯曰篇引堯曰允執其中言用執其中也包咸注曰允信也文義未安襄二十一年左傳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言用出茲在茲也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者謂發一言出一令必本之於已而後民從之故傳釋之曰將謂由已壹也允出茲在茲卽出茲在茲允語詞耳非謂信出茲在茲也杜注訓允爲信與文義不合

或曰下文曰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非釋允爲信乎曰非也上文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故此復申之曰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信字正承軌度其信而言非釋允字也且信由己壹云云乃通釋書詞非專釋允出茲在茲一句也哀六年傳曰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亦不以允爲信詩鼓鍾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懷思也言思之用不忘也箋曰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至信不可忘失之公劉曰豳居允荒言豳居用荒也箋曰允信也文義未安考工記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言用臻其極也鄭注曰允信也文義未安詩大明曰聿懷多福春秋繁露郊祭篇引作允懷多福此蓋出三家詩班固明堂詩亦曰允懷多福是允爲語詞也後人但知允之爲信而不知其又爲語詞故訓釋多有未安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於允釐百工允迪厥德庶尹允諧亦皆以信字代之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允猶以也墨子明鬼篇引商書曰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訓爲用亦可訓爲以說文曰允從儿㠯聲㠯用允一聲之轉耳

允發語詞也詩時邁曰允王維后言王維后也又曰允王保之言王保之也允語詞耳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允文與於皇對文則允爲語詞益明泮水曰允文允武允亦語詞猶逸書言乃神乃武乃文耳見呂氏春秋諭大篇箋皆訓允爲信失之

於

廣雅曰於于也常語也亦有於句中倒用者書酒誥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猶言無監於水當監於民也僖九年左傳

日入而能民土於何有言何有於土也凡言於何有者放此昭十九年左傳曰其一二父兄私族於謀而立長親言私謀於族也杜注曰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文義未安又曰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怒於室而色於市也

於猶在也見呂氏春秋期賢篇高注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禮記曲禮曰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是也此亦常語

於猶之也昭四年左傳曰亾於不暇又何能濟言亾之不暇也十年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言唯蔡之恨也於與之同義故於訓爲之之亦訓爲於互見之字下

於猶爲也此爲字讀平聲禮記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又曰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皆謂爲其質不爲其文也

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曾子事父母篇曰未成於弟也言未成爲弟也弟讀孝弟之弟文六年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言成爲月也孟子離婁篇曰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荀子正論篇曰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今本淖譌作潮茲據楊注改誤謬也見說文於爲也淖溺也楚辭七諫世沈淖而難論兮王注曰淖溺也言姦人謬爲亂說以欺愚者而溺陷之也楊倞注曰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淖之中陷之失之矣於與爲同義故姚本東周策夫秦之爲無道也秦策楚亦何以軫爲忠乎鮑本爲並作於史記張儀傳韓梁稱爲東藩之臣趙策爲作於

於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老子曰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莊子在宥篇作故貴以身於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於天下卽爲天下也今本作故貴以身於爲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此後人依老子旁記爲字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老子釋文爲于僞反而莊子釋文無爲字以是明之此家大人說

於猶如也昭三年左傳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言數如守適也杜注曰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莊子大宗師篇曰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翅與啻同言不啻如父母也秦誓曰不啻如自其口出秦策曰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言危如累卵不壽如朝生也燕策曰且非獨於此也言非獨如此也故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至者投鞏高如城者數所新序善謀篇如作於

於語助也易繫辭傳曰於稽其類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於變與時雍對文於字釋文無音蔡沈以爲歎美辭非是又曰於予擊石拊石釋文曰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詩靈臺曰於牣魚躍於字釋文無音又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釋文於音烏鄭如字正義述毛亦如字今從正義下武曰於萬斯年雝曰於薦廣牡釋文於鄭如字王音烏正義述毛亦如字今從正義是也於發聲也左氏春秋定五年於越入吳杜注曰於發聲正義曰夷言有此發聲是也

於是者承上之詞常語也又隱四年左傳曰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此於是亦承上之詞而其義不同猶言當是時也桓五年傳曰於是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僖十五年傳曰於是展氏有隱慝焉義竝同也

于

爾雅曰于於也常語也亦有於句中倒用者詩崧高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又曰謝于誠歸亦言誠歸于謝也見箋

爾雅曰于曰也曰古讀若聿字本作欥或作曰或作聿說見欥字下

聿于一聲之轉黃鳥于飛詩葛覃黃鳥聿飛也于以采蘩采蘩聿以采蘩也聿於亦一聲之轉故傳曰于於也箋曰于以猶言往以與毛異義非也若訓于爲往則下文于以用之及采蘋之于以盛之于以湘之于以奠之皆義不可通至擊鼓之于以求之則鄭亦訓爲於矣穀旦于差穀旦于逝東門之枌言穀旦聿差穀旦聿逝也王于興師秦無衣王聿興師也王于出征六月王聿出征也于疆于理江漢聿疆聿理也于聿皆語詞猶緜之迺疆迺理也箋訓于爲往亦失之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于爲曰也箋解穀旦于差穀旦于逝曰朝日善明曰相擇矣朝

曰善明曰往矣解王于出征曰王曰令女出征玁狁則是以爾雅之于曰也爲論語子曰之曰失其指矣

于猶乎也其在句中者常語也亦有在句末者管子山國軌篇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于（宋本如是今本于譌作乎）于猶乎也呂氏春秋審應篇曰然則先生聖于高注曰于乎也列子黃帝篇曰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于莊子人閒世篇曰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于是也又爲歎美之詞論語爲政篇孝乎惟孝釋文及漢石經乎並作于是也

于猶爲也（此爲字讀平聲）詩定之方中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正義曰作爲楚邱之宮作爲楚邱之室張載注魏都賦引詩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儀禮士冠禮曰宐之

于假鄭注曰于猶爲也聘禮記曰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爲昭十九年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言不成爲弑也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言垂爲常式也三王世家封齊王策曰惟命不于常褚少孫釋之曰惟命不可爲常

于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孟子萬章篇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于爲也爲助也趙注曰惟念此臣眾女故助我治事是也

于猶如也易繫辭傳曰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是介于石卽介如石也故漢書汲黯傳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史記如作于于與於古字通故兩字皆可訓爲爲亦皆可訓

爲如互見於字下

于猶是也詩出車曰玁狁于襄玁狁于夷言玁狁是襄玁狁是夷也猶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書大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倣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言子之不孝與父之不慈與弟之不恭兄之不友也某氏傳曰於爲人父於爲人弟失之又曰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當以四方迪亂未定爲句于宗禮亦未克敉爲句公功迪將其後爲句爾雅曰亂治也方言曰迪正也四方迪亂猶言亂正四方（見微子篇）于越也言四方正治未定越宗禮亦未克安也公功迪將其後者上文曰公功棐迪篤下文曰公功肅將祗歡與此並以公功發句此文之相符者也上文公功言棐迪下文公功言肅將此公功言迪將此義之相合者也舊讀失之矣多方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于與也言不能敬與和也（上文曰爾惟和哉又曰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穆穆敬也故此言爾不能敬與和則無我怨傳曰不能敬于和道亦失之）

經傳釋詞卷一終

爰

爾雅曰爰于也又曰爰於也于與於同義書盤庚曰綏爰有衆是也詩擊鼓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亦爰也互文耳

爾雅曰爰曰也曰與欥同字或作聿說見欥字下聿爰一聲之轉爰有寒泉詩凱風聿有寒泉也爰伐琴瑟定之方中聿伐琴瑟也爰得我所碩鼠聿得我所也爰及矜人鴻鴈聿及矜人也爰有樹檀鶴鳴聿有樹檀也爰其適歸四月聿其適歸也蟋蟀曰歲聿其莫爰方啓行公劉聿方啓行也爰衆爰有聿衆聿有也聿曰古字通以上七詩鄭箋皆用爾雅爰曰也之訓是也而多釋爲論語子曰

之曰則失其指矣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曰亦爰也互文耳又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爰與聿亦互文張衡思元賦舊注曰爰於是也詩斯干曰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公劉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爰即于時也于時即於是也或訓爲于或訓爲於或訓爲曰或訓爲於是其義一也

玉篇曰爰爲也書洪範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曰與爰皆爲也互文耳（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穡）又見曰字下

爰猶與也家大人曰書顧命曰大保命仲植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爰與也言

使仲桓南宮毛與呂伋其迎康王也某氏傳曰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又曰伋爲天子虎賁氏皆未解爰字之義而曲爲之說爰于粤一聲之轉故三字皆可訓爲於亦皆可訓爲與互見于粤二字下

粤　越

爾雅曰粤于也又曰粤於也字亦作越夏小正曰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于猶今人言於是也詩東門之枌曰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越亦于也互文耳

爾雅曰粤曰也曰與欥同字亦作聿說見欥字下聿越聲相近書高宗肜日曰越有雊雉言聿有雊雉也夏小正曰越有小旱言聿有小旱也聿亦於是也聿曰古字通故爾雅訓粤爲曰也

越猶惟也書大誥曰越予小子言惟予小子也詩閔予小子曰維予小子

又曰越予沖人言惟予沖人也金縢曰惟予沖人弗及知

廣雅曰越與也書大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又曰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又曰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又曰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是也愚書越字與與字同義者甚多大誥一篇而外不能偏引

越猶及也書召誥曰惟四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言自既望及乙未六日也下文曰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亦謂自丙午及戊申三日也後皆放此

越若亦及也召誥曰越若來二月來至也見爾雅言及至三月也越若來三月爲句惟丙午朏爲句某氏讀越若來爲句傳曰於順來失之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若翼

日乙卯又曰越翼日戊午是越與若皆及也若與及本同義說見若字下連言之則曰越若㚔漢書律麻志引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義與此同

亦越者承上起下之詞書立政曰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是也

曰

說文云曰詞也廣雅云曰言也此常語也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荅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若論語陽貨篇云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孟子告子篇云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有非問荅而亦加曰字以別之者語更端也若禮

記檀弓云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論語憲問篇云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云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是也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今事也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述楚莊王之言畢則又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文義與此同

曰猶爲也謂之也若書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屬是也故桓四年穀梁傳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公羊傳爲作曰

欥音聿　聿　遹　曰

說文曰欥詮詞也字或作聿或作遹或作曰其實一字也毛鄭詩考正曰文選注江賦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

引詩聿懷多福（左傳昭二十六年）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禮器）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修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竝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欥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然則欥桒本文同聲假僭用曰聿遹三字引之案考正說是也班固幽通賦聿中龢爲庶幾兮曹大家注曰聿惟也漢書敘傳作欥詩中多僭用曰字如曰至渭陽（渭陽）曰爲改

歲曰殺羔羊七月我東曰歸東山曰歸曰歸采薇其湛曰樂曰既醉止是曰既醉賓之初筵見晛曰消角弓曰嬪于京大明曰止曰時聿曰有疏附聿曰有先後聿曰有奔奏聿曰有禦侮緜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板曰喪厥國抑曰求厥章載見皆當讀為歲聿其莫之事故曰為改歲漢書食貨志引作聿見晛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書劉向傳引詩亦作聿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聿曰有奔奏聿曰有禦侮楚辭離騷王注引作聿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作聿曰求厥章墨子尚賢篇引作聿而鄭箋於我東曰歸則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案我東曰歸言我自東山而于歸也鄭說失之於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則云曰女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案曰歸曰歸猶言于歸于歸於見晛曰消則云

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案見晛曰消韓詩作曣晛聿消云曣晛日出也荀子作宴然聿消聿於也言日出則雪於是消釋也作曰者偺字耳於曰止曰時則云曰可止居於是案時亦止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爰曰也上言爰始爰謀下言曰止曰時互文也詳見經義述聞於予曰有疏附四句則云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案予者指文王而言猶大明之言維予侯興也言文王能興其業於是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也於昊天曰明昊天曰旦則云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猶言昊天惟明昊天惟旦曰與聿同故曹大家云聿惟也蓋未達假偺之義而經文遂詰鞫爲病矣

安　案

易同人正義曰安猶何也顏師古注漢書吳王濞傳曰安焉

也宣十二年左傳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安焉亦何也互文耳

安猶於也大戴禮用兵篇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安猶於也何世於起言起於何世也此倒句也安焉聲相近墨子非魏命篇曰何書焉存文義與此同策曰君其自爲計且安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言於死於生於窮於貴也鮑彪注問何所安失之

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字或作案或作焉其義一也其作安者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言王乃寬志以行疾徐如意也韋注曰挺寬也惕疾也留徐也步行也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言王乃厚取名而去之也老子曰往而不害安平太言往而不害乃得平泰也管子大匡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

以其餘修兵革言有三年之食乃以其餘修兵革也（尹知章以安字絕句注曰有三年食然後可安失之此家大人說下同）內業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言精生於中其外乃榮也（尹注訓安爲靜失之）山國軌篇曰民衣食而繇（與徭同）下安無怨咎言下乃無怨咎也又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楂梨其陽安樹之五麻安與則相對爲文安亦則也言其陽則樹之五麻也（今本安上又有則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又曰其山之淺有蘢與斥羣木安逐安於是也爾雅曰逐彊也言羣木於是彊盛也（尹注以安爲和易失之）又曰羣藥安生又曰羣藥安聚又曰羣木安逐鳥獸安施墨子尚賢篇曰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非樂篇曰然卽（卽與則同墨子則字多作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

筐而揚干戚民衣倉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言衣倉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荀子勸學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志卽識字也識志二字當衍其一順詩書而已耳安猶則也言旣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則但學雜識順詩書而已也楊倞注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仲尼篇曰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言暴國於是自化也又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無誅矣言至於成王則於是無誅也今本安下有以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大略篇曰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是其證王霸篇曰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

已者之用言於是唯便僻左右是用也又曰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言於是不卹親疏貴賤而但求能者也正論篇曰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能猶乃也安焉聲相近能乃聲相近安能卽楚詞之焉乃也互見焉字能字下言海內莫不服從而暴國獨侈然自大於是乃誅之也又曰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安亦於是也互文耳呂氏春秋執一篇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言有是臣則主爲之重無是臣則主爲之輕也魏策曰犀首得見齊王因久坐何安從容談言犀首見齊王而久坐於是從容與王談也其作案者逸周書武寤篇曰約

期于牧案用師旅言約期於牧野於是用師旅也荀子榮辱篇曰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言於是制禮義也王制篇曰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言於是自進也臣道篇曰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言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也正論篇曰今子宋子案不然言今子宋子則不然也（荀子中用案字者甚多今不具載）趙策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言秦禍於是移於梁也又曰秦按攻魏言秦於是攻魏也（按與案同下文君按救魏秦按爲義義竝與此同今本作秦按兵攻魏兵字乃後人所加辯見讀書雜志）其作焉者見焉字下

安焉也然也荀子榮辱篇曰俄則屈安窮矣言屈焉窮也屈焉窮貌也（楊注曰安語助猶言屈然窮矣）

焉顏氏家訓音辭篇曰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案禮記三年問先生焉爲之立中制節荀子禮論篇焉作安安於一聲之轉則助詞之焉亦可讀於愆反不必訓何訓安而後讀於愆反也或讀矣愆反者方俗語有輕重而義則無分也今仍從古讀

玉篇曰焉語已之詞也常語也

廣雅曰焉安也論語子路篇皇侃疏曰焉猶何也亦常語

焉狀事之詞也與然同義若詩小弁曰惄焉如擣書秦誓曰其心休休焉之類是也亦常語

焉比事之詞也亦與然同義若大學引秦誓曰其如有容焉之類是也亦常語

焉猶乎也詩杕杜曰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曰子何觀焉隱元年左傳曰君何患焉周語曰先王豈有賴焉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曰君何憂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是也又昭三十二年左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莊子秋水篇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焉字亦與乎同義

焉猶也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民之服焉不亦宜乎莊元年公羊傳曰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定四年曰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是也禮記檀弓曰子夏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焉猶也耳

焉猶於也哀十七年左傳曰裔焉大國句滅之將亾裔邊也焉於也言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亾也此顧氏寧人說杜注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無庸置辨宣六年公羊傳曰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焉門者入其閨則無人焉閨者何注曰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下文上其堂則無人焉焉注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堂者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乙之此段氏若膺說孟子盡心篇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言莫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焉猶是也玉篇曰焉是也詩防有鵲巢曰誰侜予美心焉忉忉言心是忉忉也巧言曰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言心是數之也隱六年左傳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語作晉鄭是依襄三十年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言必大是先也昭九年曰

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言郊甸之地戎是取之
也正義曰焉猶何也告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失之吳語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
童焉比謀言孩童是比謀也
焉猶於是也乃也則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
盈容也於是猶乃也則也禮記月令曰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
舟備具于天子句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言天子於是
始乘舟也今本焉字在乃告舟備具于天子下唐石經同家大人曰焉字本在始乘舟之上呂氏春秋季春篇
作乃告舟備具于天子天子焉始乘舟高注曰焉猶於也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淮南時則篇及高注竝同宋書禮志引
蔡氏章句曰陽氣和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焉因聲相近因是二字正釋焉字也後之校
月令者不知焉訓爲於遂移焉字於上句之末校呂氏春秋者又依誤本月令於上句末增入焉字唯下句焉字未刪則
以高注訓焉爲於故也淮南作乃告具於天子無焉字月令之文亦無以焉字絕句者晉語曰盡逐羣

公子乃立奚齊句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言於是始爲令也墨子魯問篇曰公輸子自魯南游楚句焉始爲舟戰之器言於是始爲舟戰之器也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歌九招今本始字在得字下亦後人不曉文義而妄乙之言於是始得歌九招也此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又祭法曰壇墠有禱句焉祭之無禱乃止言有禱則祭之也家大人曰焉字下屬爲句焉祭之與乃止相對爲文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焉安古字通亦通作案說見安字下又曰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是使倍之也鄭注曰焉猶然然者乃也義亦與於是同荀子作案使倍之鄉飲酒義曰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又曰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又曰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皆言於是知其能如此也三焉字屬下讀不屬上讀上文衆賓自入及不酢而降句末皆無焉字是其證正義以焉字上屬失之此劉氏端臨說大戴禮王言篇曰七教修句焉可以守三至行句焉可以征言乃可以守乃可以征也家語作然後可以守然後可以征曾子制言篇曰有知句焉謂之友無知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齊語曰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句焉以爲軍令軍令長也言於是以爲軍長也家大人曰焉字屬下讀不屬上讀上文里有司下無焉字是其證韋注良人鄉大夫也本在良人下今本移置於焉字下非吳語王孫雒曰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句焉可以濟事言必無有二命乃可以濟事也山海經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羣帝焉取藥言

羣帝於是取藥也老子十七章二十三章並云信不足句焉有不信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今本作信不是焉有不信焉下焉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辯見讀書雜志管子幼官篇曰勝無非義者句焉可以爲大勝言勝無非義者乃可以爲大勝也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斂焉不窮言賦斂乃不窮也墨子親士篇曰分議者延延而反苟二字有誤者詻詻句焉可以長生保國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兼愛篇曰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鑣官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眾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既受天命乃敢伐夏也又曰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句焉

襲湯之緒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列子天瑞篇曰其在外亾也則之於息句焉反其極矣言既往於息乃反其極也莊子則陽篇曰君爲政句焉勿鹵莽治民句焉勿滅裂言爲政則勿鹵莽治民則勿滅裂也荀子非相篇曰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言面長三尺乃其廣僅三寸也議兵篇曰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言入乃焦沒也又曰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言見害傷乃止也又曰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險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言無禮義忠信以接下乃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而已也楊倞注曰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案焉猶乃也慮率皆謂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下自爲者顏師古注慮大計也楚辭離騷曰馳椒邱且焉止息言且於是止

息也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義竝與於是同又離騷曰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九辯曰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義竝與乃同又招魂曰巫陽焉乃下招曰言巫陽於是下招也家大人曰招魂曰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王注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修用下文巫陽焉乃下招曰注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據此則不能復用爲句巫陽焉乃下招曰爲句明矣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曰因下招屈原之魂因字正釋焉乃二字今本皆以不能復用巫陽焉爲句非也不能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爲韻若以不用巫陽連讀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遠遊篇曰焉乃逝以徘徊列子周穆王篇曰焉迺觀日之所入此皆古人以焉乃二字連文之證又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

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曰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管子小問篇曰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亾句焉無安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篇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讀周秦之書但知焉爲絕句之詞而不知其更有他義於是或破其句或倒其文而禮記國語公羊老子楚辭山海經諸書皆不可讀矣

焉爾猶於是也隱二年公羊傳曰託始焉爾何注曰焉爾猶於是也

爲

爲曰也桓四年穀梁傳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公羊傳爲作曰是也

爲猶以也詩十月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隱元年公羊傳曰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四年穀梁傳曰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篇曰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高誘注呂氏春秋期賢篇曰於猶在也言由之瑟何以在我之門也）胡爲曷爲何爲奚爲皆言何以也隱三年公羊傳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而納國乎君者僖十年穀梁傳曰里克所爲弑者趙策曰所爲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故史記楚世曰秦之所爲重王者魯仲連傳曰秦所爲急圍趙者秦策趙策竝作所以

爲猶用也桓六年左傳曰在我而已大國何爲言大國何用也吳語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言無用貴智也成七年穀梁傳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言無用雩也

爲猶將也孟子梁惠王篇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是也史記盧綰傳曰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會高后崩不得見也衞將軍驃騎傳曰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

家大人曰爲猶如也假設之詞也晉語叔向曰荆若襲我是

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爲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爲猶如也言如此行也而荊敗我則諸侯必叛之也今今無爲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據宋明道本補管子戒篇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爲猶如也臣管子自謂也言如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也尹知章注曰二國豈爲齊臣而死乎非是列子說符篇曰孫叔敖戒其子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無受利地呂氏春秋異寶篇同呂氏春秋長見篇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魏策同韓子內儲說篇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見王必掩口楚策同顯學篇曰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秦策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又曰爲我葬必以魏子

爲殉上爲字如也又曰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爲知之必不救也趙策曰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韓策曰韓爲不能聽我鮑本如此姚本作縱韓爲不能聽我非是辯見讀書雜志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又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史記宋世家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治不如去凡言爲者皆如也

爲猶使也亦假設之詞也孟子離婁篇曰苟爲不畜終身不得又曰苟爲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告子篇曰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莊子人間世篇曰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皆言苟使也

家大人曰爲猶於也莊二十二年左傳曰並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爲字通于於古西周策曰君不如令弊邑陰合爲秦鮑本如是姚本爲字依史記作於史記孟嘗君傳爲作於晉語曰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是爲卽於也又僖二十年穀梁傳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近於禰宮也晏子雜篇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言於其來也秦策曰朝爲天子鮑本朝上增一字非是言朝於天子也竹書紀年曰秦穆公帥師辯見讀書雜志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言降於秦師也爲猶則也莊子寓言篇曰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爲亦則也

家大人曰爲猶與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

家大人曰爲猶有也孟子滕文公篇曰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也又曰夷子憮然爲閒注曰爲閒有頃之閒也盡心篇

曰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注曰爲閒有閒也晏子外篇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爲閒亦有閒也故莊子大宗師篇曰莫然有閒釋文曰本亦作爲閒又僖三十三年左傳曰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何施之有也漢書張湯傳曰何厚葬爲漢紀作何厚葬之有成二年傳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言何臣之有也杜注曰若言何用爲臣失之十二年傳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言何福之有也桓六年左傳曰其何福之有昭元年傳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衞之爲言何衞之有也十三年傳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言何國之有也又曰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

言何免之有也周語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言何政令之有也韋注曰何以復臨百姓而爲政令乎失之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言何善之有也韋注言不能使善失之又曰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言何良之有也楚語曰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言胡美之有也又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言何讎之有也又曰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爲宋明道本作何寶之焉焉乃爲字之誤上篇胡美之爲宋本爲誤作焉卽其證今本作何寶焉刪去之字尤非言何寶之有也孟子滕文公篇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言有若親其鄰之赤子也

盡心篇曰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言使彼有可幾及也

家大人曰爲猶謂也宣二年穀梁傳曰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言孰謂盾忍弒其君者也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范注訓爲爲作失之辯見經義述聞孟子公孫丑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曰爲是其智弗若與爲與謂同義趙注曰爲是謂其智不如也分爲與謂爲二失之曰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又曰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言書之所言謂其不成享也禮記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爲下當有之字寫者脫去耳淮南詮言篇曰動而爲之生从而謂之窮說苑臣術篇曰從命利君爲之順從命病君爲之諛逆

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爲之謂之互用是其例也孔穎達不能釐正而曲爲之說非是　爲猶謂也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謂安讓王篇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之爲猶之謂也故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作何窮之謂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曰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曰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曰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

爲語助也禮記曾子問篇正義引一解曰爲是助語大戴禮記五帝德篇曰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句先生難言之女何以爲絕句以用也爲語助也言黃帝之事遠矣汝何用問也先生難言之自爲一句史記五帝紀贊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義本於此也王肅作

家語乃用其文而改之曰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又四代篇及論語子張篇並曰無以爲也以用也爲語助大戴禮記曰公曰請問民徵子曰無以爲也難行言無用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言無用毀也皇侃論語疏曰使無以爲訾毀邢昺正義曰無用爲此毀訾皆誤解爲字襄十七年左傳曰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二十二年傳曰兩行何以聖爲昭二十八年傳曰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以用也言女何用是物哉爲語助晉語曰將何治爲楚語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定十年穀梁傳曰何爲來爲下爲字語助論語顏淵篇曰何以文爲皇侃疏曰何必用於文華乎是爲爲語助也邢昺正義曰何用文章乃爲君子非是子路篇曰雖多亦奚以爲以用也爲語助言誦詩雖多亦何用也皇侃疏曰亦何所爲用哉失之季氏篇曰何以伐爲以用也言何用伐也孟子滕文公篇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萬章篇曰我何以湯之聘

幣爲哉莊子逍遙遊篇曰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以用也之是也言何用是九萬里也又曰子無所用天下爲楚詞漁父篇曰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荀子議兵篇曰然則又何以兵爲呂氏春秋異寶篇曰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劒爲乎韓子說林篇曰奚以薛爲趙策曰君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皆是也

謂

家大人曰謂猶爲也此爲字讀平聲易小過上六曰是謂災眚詩賓之初筵曰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是謂猶是爲也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作是爲是其證也又僖五年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言一之爲甚也昭元年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此之爲多也十年曰佻

之謂甚矣而壹用之二十一年曰登之謂甚吾又重之周語曰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晉語曰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義竝同也又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元本如是明本皆改謂作爲失之　韓詩外傳曰何謂而泣也淮南人閒篇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吳語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竝與何爲同義楚策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與以爲同義故說苑君道篇則何爲不具官乎晏子春秋問篇爲作謂呂氏春秋精諭篇胡爲不可淮南道應篇爲作謂漢書英布傳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史記爲作謂爲謂一聲之轉故爲可訓謂謂亦可訓爲互見爲字下

家大人曰謂猶爲也此爲字讀去聲　史記魯仲連傳曰所謂貴於天

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所謂所所爲也鹽鐵論憂邊篇曰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謂之爲之也故吕氏春秋恃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所爲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爲作謂周本紀請爲王聽東方之變東周策爲作謂大戴禮朝事篇曰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修（高安朱氏本改兩謂字作爲失之）天子之命爲之益行謂亦爲也互文耳

家大人曰謂猶與也史記鄭世家曰晉欲得叔詹爲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不敢與叔詹言之也漢書高祖紀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史記與作謂與謂亦一聲之轉故與可訓謂謂亦可訓與互見與字下

家大人曰謂猶如也柰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高注曰謂猶柰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曰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注曰謂何當如之何也如之何卽柰之何也詩行露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謂猶柰也言豈不欲夙夜而行柰道中多露何哉謂何而但曰謂猶柰何而但曰柰也淮南兵略篇曰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揚雄廷尉箴曰惟虐惟殺人莫予柰柰卽柰何也正義以以爲二字代謂字未合語意北門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柰之何也箋曰謂勤也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失之節南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言師尹爲政不平其柰之何也箋曰謂何猶云何也正義曰汝居位爲政不平欲云何乎未合語意僖二十八年左傳曰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柰諸侯何也成十六年曰若諸侯何若亦柰也成二年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將柰君何也僖十五年曰將若君何十七年曰君實有

臣而殺之其謂君何言其柰君何也魏策曰殺之亡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若亦柰也言無柰天下何無柰羣臣何也史記孝文紀曰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言柰天下何也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失之謂與如若柰並同義史記禮書曰孝文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謂何如何也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儒林傳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經傳釋詞卷二終

惟　唯　維　雖

惟發語詞也書臯陶謨曰惟帝其難之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哀六年左傳引夏書曰惟彼陶唐是也字或作唯或作維家大人曰亦作雖文十七年左傳曰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言惟敝邑之事君也又曰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言惟我小國也隱十一年傳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文義相似昭九年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言伯父猶蔑宗周惟彼戎狄於余一人何有也杜注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文義未安墨子尚賢篇曰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又曰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

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雖卽唯也唯雖古字通互見雖字下其在句中助語者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大誥曰予惟小子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是也

惟獨也常語也或作唯維家大人曰亦作雖莊子庚桑楚篇曰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曰唯一本作雖又詩抑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惟湛樂之從也書無逸曰惟耽樂之從文義正與此同箋曰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效女所爲乎失之管子君臣篇曰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惟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曰余雖脩姱以鞿羈兮今本脩上有好字臧氏用中以王注校之知爲衍文說見讀書雜志言余惟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王注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鞿己爲讒人所鞿羈而係

累矣失之楚策曰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亾言秦惟無出兵出兵則天下不能當也莊子人間世篇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史記畱矦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文義竝與此同

薛綜注東京賦曰惟有也書酒誥曰我聞惟曰我聞亦惟曰皆言我聞有此語也詩六月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言閑之有法也

惟猶乃也書盤庚曰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詩文王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也

文選甘泉賦李善注曰惟是也書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又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多方曰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是也

玉篇曰惟爲也書皋陶謨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某氏傳曰萬國衆賢共爲帝臣酒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傳曰亦無非以酒爲行亦無不以酒爲罪

惟猶以也書盤庚曰亦惟女故以丕從厥志詩狡童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僖二年左傳曰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五年曰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是也

惟猶與也及也詩無羊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箋曰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是下維字訓爲與與上維字異義也靈臺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下維字亦當訓爲與謂賁鼓與鏞也正義曰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鍾於維上加及字以釋之不

知維卽及也又書禹貢曰齒革羽毛惟木酒誥曰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下文曰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文義正與此同魯語曰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政與正通爲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政事師尹旅牧相皆官名維與也謂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韋注引三君云維陳也旅牧相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惟字竝與與同義

云　員

云言也曰也常語也

云猶是也詩正月曰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言伊誰是憎也何人斯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言伊誰是從也毛傳曰云言也此釋下云字非釋上云字言伊誰是從乎維暴公之言也鄭箋曰是言從誰生乎則誤訓上云字爲言矣

家大人曰云猶有也或通作員詩元鳥箋曰員古文云廣雅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荅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書秦誓曰雖則員然今本員作云乃僞包所改茲據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漢書韋賢李尋二傳注所引更正言雖則有然也某氏傳曰前雖有云然之過加有字於云然之上以釋之不知云卽有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與無災對文是云爲有也何注云言也言有災亦不知云卽有也楊倞注荀子非十二子篇引愼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言有能而害無能之人則必亂也又荀子儒效篇曰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

速也（楊注曰云能自言其能也失之）法行篇曰曾子曰詩曰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

家大人曰云猶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見或字有字下）故云訓爲有又訓爲或書秦誓曰日月逾邁若弗員來（衞包改員爲云今據正義及七經孟子考文更正）言若弗或來也詩抑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言莫予或覯也桑柔曰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言使或不逮也又曰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或不克也（以上三條正義皆誤解云字）晉語曰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言誰或禦之也（韋注曰待猶禦也）晉語曰其誰云弗從言誰或不從也（韋注曰誰有不從有亦或也）又曰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言誰或救之也（韋注曰云言也失之）墨子公孟篇曰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言鳥魚雖愚禹湯猶或因

之也上文曰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

家大人曰云猶如也如與或義相近列子力命篇曰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不可諱今本不可誤作可不莊子徐無鬼篇亦誤今據張湛注乙正管子戒篇小稱篇並作不可諱魏策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柰社稷何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言如至於大病也禮記檀弓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文義正與此同張湛以云字屬上讀失之

家大人曰云猶然也僖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言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言其聲魄然也集解引馬注太誓曰魄然安定意也封禪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言若石然也又曰若雄雉其聲殷云言其聲殷然也漢書郊祀志顏注以云爲傳聲之亂則誤讀爲紛紜之紜矣

云發語詞也詩卷耳曰云何吁矣簡兮曰云誰之思君子偕老曰云如之何風雨曰云胡不夷何人斯曰云不我可桑柔曰云徂何往雲漢曰云我無所云如何里是也說者多訓云爲言失之

云語中助詞也詩雄雉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言道之遠何能來也四月曰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言何能穀也瞻卬曰人之云亡言人之亡也云皆語助耳說者多訓爲言失之僖十五年左傳曰歲云秋矣成十二年曰日云莫矣亦以云爲語助

云語已詞也詩出其東門曰聊樂我員正義曰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蓋記時也云禮記樂記曰故聖人曰禮樂云是也

云爾云乎皆語已詞也宣元年公羊傳曰猶曰無去是云爾

隱元年穀梁傳曰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莊十四年公羊傳曰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曰而聞之云乎論語陽貨篇曰玉帛云乎哉是也

有

有猶或也故莊二十九年穀梁傳曰一有一亾曰有易姤九五曰有隕自天言或隕自天也書盤庚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乃有乃或也多士曰朕不敢有後孟子梁惠王篇引書曰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敢有敢或也朕不敢有後言我奉天之命遷爾於雒邑不敢或後也某氏傳曰不敢有後誅失之詩載馳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言無我或尤也又春秋凡言日有食之者皆謂日或食之

也有與或古同聲而義亦相通詳見或字下
有猶又也詩終風曰終風且曀不日有曀文王曰宣昭義問
有虞殷自天既醉曰昭明有融又曰令終有俶儀禮士相見
禮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箋注並曰有又也有又古同聲
故又字或通作有易繫辭傳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鄭虞
本又並作有考工記弓人量其力有三鈞禮記內則三王有
乞言鄭注並曰有讀爲又易蠱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言
終則又始也王弼注終則復始禮記玉藻曰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
弗有盥矣言搢笏之時既盥則後雖有執事於朝不須又盥
也晉語曰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言又何患也上文曰親則無災又何患焉
管子宙合篇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言又橐天地

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言殆又甚也滕文公篇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言聖人又憂之也（又字承上文憂洪水而言）莊子徐無鬼篇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勞文勞力報反）言君又何勞於我也荀子王霸篇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以與已同）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言又以守少又以守多也呂氏春秋脩時篇曰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言又不忘羑里之醜也秦策曰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又何重於孤國也（上文曰秦又何重孤國）今之學者但讀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之有爲又而他無聞焉俗師失其讀也有又古同聲故又通作有有亦通作又詩臣工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

何求言亦有何求也（正義曰亦有何所求施於民乎）周語曰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言有過之無不及也又曰作又不節害之道也言作有不節也（上文已言作事不節此覆舉上文不當言又故知又為有之俗字）荀子議兵篇曰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豈又豈有也又儀禮鄉射禮記唯君有射於國中古文有作又石鼓文滿又小魚詛楚文又秦嗣王並以又為有

家大人曰有猶為也周語曰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言胡為其效戎狄也晉語曰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言其為吉孰大也（昭五年左傳曰其為吉孰大焉）孟子滕文公篇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言人之為道如此也若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矣為有一聲之

轉故為可訓為有有亦可訓為為互見為字下

有狀物之詞也若詩桃夭有蕡其實是也他皆放此

有語助也一字不成詞則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國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 凡國名之上加有字者放此 推之他類亦多有此故邦曰有邦 書皋陶謨曰亮采有邦又曰無敎逸欲有邦 家曰有家 皋陶謨曰夙夜浚明有家易家人初九曰閑有家 室曰有室 立政曰乃有室大競 廟曰有廟 易萃渙二卦彖辭並曰王假有廟 居曰有居 書盤庚曰民不適有居 方曰有方 多方曰告猷爾有方多士 夏曰有夏 君奭曰尚克脩和我有夏 濟曰有濟 僖二十一年左傳曰實司大暤與有濟之祀 北曰有北昊曰有昊 詩巷伯曰投畀有北又曰投畀有昊 帝曰有帝 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孔甲擾于有帝 王曰有王 書召誥曰有王雖小 司曰有司正曰有正 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僚曰有僚 雒誥曰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 民曰有民 皋陶謨曰予欲左右有民 衆曰有

衆(湯誓曰今爾有衆盤庚曰其有衆咸造)幼曰有幼(盤庚曰無弱孤有幼)政曰有政(論語爲政篇引書曰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事曰有事(易震六五曰无喪有事)功曰有功(見上有僚下)比曰有比(盤庚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極曰有極(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梅曰有梅(詩曰摽有梅)的曰有的(賓之初筵曰發彼有的)三宅曰三有宅三俊曰三有俊(書立政曰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三事曰三有事(詩十月之交曰擇三有事)說經者未喻屬詞之例往往訓爲有無之有失之矣

或

易乾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管子白心篇曰夫或者何若然者也墨子小取篇曰或也者不盡然也此常語也

或猶有也尚書古義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此有作或(貴公篇)高誘曰或有也古有字通作或

商書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予乃或言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爲政篇或謂孔子曰注韓非子曰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有度篇引先王之法曰文雖異然亦以或爲有引之案易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或與莫相對爲文莫者無也或者有也故考工記梓人曰毋或若女不寧侯禮記祭義曰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曰夫旣或治之趙鄭注及廣雅小爾雅竝曰或有也高誘注淮南本經說林二篇同又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或作有無逸乃或亮陰魯世家或作有亦罔或克壽漢書鄭崇傳或作有大戴禮五帝德篇小子無有宿問家語有作或月令無有斬伐呂氏春秋季夏篇有作或左傳莊三十二年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

亾周語有益作或哀七年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
亾曹史記曹世家或作有周語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史記周
本紀或作有益或字古讀若域有字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二聲
相近故曰或之言有也聲義相通則字亦相通說文或邦也
從口戈以守一一地也或從土作域詩元鳥正域彼四方傳
曰域有也域之訓爲有猶或之訓爲有也或之通作有猶元
鳥之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也見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注荀子禮論篇人有是士君子也
外是民也史記禮書有作或或有同義則可以互訓故不其或稽盤庚不其
有稽也曷其有佸詩君子于役曷其或佸也不敢有後多士不敢或
後也莫敢或遑詩殷其靁莫敢有遑也未之有舍檀弓曰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
也未之或舍也未之或失昭十三年左傳曰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未之有失也

毋有不當月令毋或不當也毋或不良同上毋有不良也有渝此盟僖二十八年左傳或渝此盟也或閒茲命襄十一年有閒茲命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繫辭傳或亦有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禮器有亦或也是或有二字隨舉一言而其義皆通也

或猶又也詩賓之初筵曰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言又佐之史也禮記檀弓曰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晉語或作又上文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哀元年左傳曰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賈子保傅篇曰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韓詩外傳又曰作或曰或古讀若域又古讀若異說見唐韻正二聲相近故義相通而字亦相通或之通作又猶或之通作有

矣

或語助也詩天保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言無不爾承也或語助耳箋曰或之言有也亦謂語助之有無意義也

抑　意　噫　億　懿

抑詞之轉也昭八年左傳注曰抑疑辭常語也字或作意周語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賈子禮容語篇抑作意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墨子明鬼篇曰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曰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並與抑同字又作噫又作億又作懿聲義並同也書金縢曰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曰噫馬本作懿猶億也家大人曰噫懿億並與抑

同信爲一句噫公命我勿敢言爲一句言信有此事抑公命我勿敢言之也易震六二曰億喪貝王弼注曰億辭也釋文曰億本又作噫禮記文王世子注曰億可以爲之也釋文曰億本又作噫莊子在宥篇曰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曰意本又作噫外物篇曰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噫作意楚語曰作懿戒以自儆韋注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是抑意噫億懿五字並同也故馬注曰懿猶億也某氏不知噫爲抑之俗字而以爲恨辭失之矣

抑發語詞也昭十三年左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十九年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晉語苦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或作噫意詩十月之交曰抑此皇父釋文引韓詩曰抑意也莊子大宗師篇許由曰噫未可知也釋文曰噫崔云辭也本亦作意

抑亦亦詞之轉也昭三十年左傳曰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論語子路篇曰抑亦可以爲次矣是也或作意亦或作噫亦或作億亦聲義竝同也易繫辭傳曰噫亦要存亾吉凶則居可知矣釋文曰噫於其反王肅於力反辭也馬同引之案馬王說是也噫亦卽抑亦也抑通作噫已見上條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

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史記吳王濞傳曰億亦可乎漢書作意亦字竝與抑亦同正義以爲噫乎發歎及釋文於其反之音皆失之矣

或言意者者亦疑詞也管子小問篇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晏子雜篇曰意者非臣之罪乎墨子公孟篇曰意者先王之言有不善乎莊子天運篇曰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意者或作抑者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也意者之言或者也故易乾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廣雅曰意疑也韓詩曰抑意也杜注左傳曰抑疑辭義竝同矣

一 壹

一猶皆也詩北門曰政事一埤益我言政事皆埤益我也（箋文國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失之今從朱傳）禮記大傳曰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言五者皆得於天下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注曰一皆也（家語弟子行篇一作壹王肅注同）莊十六年穀梁傳曰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言外內諸侯皆疑之也（范注曰外內同一疑公）字或作壹禮記三年問曰壹使足以成文理王肅注曰壹皆也（見荀子禮論注）

一猶或也莊二年穀梁傳曰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文十八年曰一曰就賢也一曰或曰也大戴禮夏小正傳曰一則在本一則在末禮記樂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昭元年

左傳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五年曰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莊十八年穀梁傳曰一有一亾曰有僖八年曰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論語里仁篇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爲瀸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以上諸一字並與或同義

一猶乃也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高注曰一猶乃也又貴直篇曰士之遬弊一若此乎史記商君傳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義並同也

一語助也昭二十年左傳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管子霸形篇曰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晏子春秋諫篇曰寡人一樂之是欲莊子大宗師篇曰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一怪之燕策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以上諸一字皆是語助字或作壹禮記檀弓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正義曰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失之又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正義曰壹者決定之辭失之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言是皆以脩身爲本也壹語助耳鄭注曰壹是專行是也失之大戴禮小辯篇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辯言成十六年左傳曰敗者壹大襄二十一年曰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以上諸壹字亦皆是語助

亦

亦承上之詞也若書康誥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是也昭十七年公羊傳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常語也

有不承上文而但爲語助者若易井彖辭曰亦未繘井書臯

陶謨曰亦行有九德詩草蟲曰亦既見止是也其在句中助語者若書盤庚曰予亦拙謀作乃逸詩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不顯亦世言其世之顯也不與亦皆語助耳箋以亦爲承上之詞失之互見不字下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曰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則不字與兩亦字皆爲語助明矣箋說皆誤互見不字下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是也兩不字兩亦字皆語助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也傳箋皆誤互見不字下凡言不亦者皆以亦爲語助不亦說乎不說乎也不亦樂乎不樂乎也不亦君子乎不君子乎也趙岐注孟子滕文公篇曰不亦者亦也失之

凡言盍亦者亦以亦爲語助盍亦求之盍求之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也昭元年王其盍亦鑑於人盍鑑於人也吳語盍亦反其本矣盍反其

本也孟子梁惠王篇

伊　繄

伊維也常語也字或作繄襄十四年左傳曰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正義曰王室之不傾壞者唯伯舅是賴也唯與維同又隱元年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言維我獨無也

伊是也詩雄雉曰自詒伊阻小明曰自詒伊戚與此同蒹葭曰所謂伊人白駒曰所謂伊人與此同東山曰伊可懷也正月曰伊誰云憎何人斯曰伊誰云從與此同鄭箋竝曰伊當作繄繄是也其作繄者周語曰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亾王之後也吳語曰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韋注竝曰繄是也僖五年左傳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釋文與韋注同又宣二年左傳曰我之懷矣自

詒伊慼詩雄雉正義引作自詒繄慼繄亦是也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自詒繄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繄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繄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爲繄可知據此則孔氏所見左傳作繄也今本正義引左傳作伊者後人以今本左傳改之耳不知左傳作繄詩作伊乃爲伊繄相通之證若傳不作繄何以云明伊有義爲繄者且云爲繄可知乎僖二十四年傳曰自詒伊慼亦當作繄以傳內繄我獨無惟德繄物繄伯舅是賴例之則作繄者左傳原文也後人據毛詩改作伊耳陸氏左傳釋文於自詒繄慼不出繄字之音則所據本已誤作伊竊疑孔氏詩正義所據爲賈服諸家之本而陸氏左傳釋文則據杜預本也

伊有也詩頍弁曰豈伊異人箋曰豈有異人疏遠者乎是也

又我將曰伊嘏文王伊有也發語詞也嘏大也正義曰毛於嘏字皆訓爲大此嘏亦爲大也大哉文王歎美之也詩凡言思文后稷於皇武王允文文王於赫湯孫皆歎美之詞箋曰維受福於文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文義皆未安說見經義述聞伊嘏文王有皇上帝文義相類

夷

夷，語助也。周官行夫曰：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句)使則介之。(劉昌宗誤以焉使連讀，辯見經義述聞。)鄭注曰：使，故書曰夷使，夷發聲是也。詩瞻卬曰：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言爲害無有終極，如病無有愈時也。(夷，語助也。傳箋訓夷爲常，則與屆字瘳字文義不相屬。)昭二十四年左傳曰：紂有億兆夷人。言有億兆人也。(杜注曰：兼有四夷。東晉泰誓傳曰：夷人，平人。皆失之。)孟子盡心篇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夷亦語助。趙注曰：夷，平也。平考其行，殊無意義。)言考其行而不掩也。夷，語助也。又周官職方氏曰：其川虖池、嘔夷。嘔夷，滱水也。(水經滱水注曰：滱水即漚夷之水，漚與嘔同。)嘔之言滱，(嘔滱古音相近。)夷其語助與。

洪

洪發聲也大誥曰洪惟我幼沖人多方曰洪惟圖天之命皆是也解者皆訓爲大失之

庸

庸詞之用也書皋陶謨曰帝庸作歌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杜注曰庸用也是也

庸猶何也安也詎也莊十四年左傳曰庸非貳乎僖十五年曰晉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曰庸可幾乎襄十四年曰庸知愈乎三十年曰其庸可媮乎昭十年曰庸愈乎十二年曰其庸可棄乎哀十二年曰庸爲直乎晉語曰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荊乎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曰庸得若是乎何注曰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失之呂氏春秋下賢篇曰吾庸敢驁霸王乎皆是也庸

與何同意故亦稱庸何文十八年昭元年左傳及魯語並曰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將庸何歸承上文君死安歸言歸之也杜注曰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誠失之庸猶何也庸與安同意故亦稱庸安荀子宥坐篇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庸猶安也庸與詎同意故亦稱庸詎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楚詞哀時命曰庸詎知其吉凶庸猶詎也或曰庸孰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曰則雖女親庸孰能親女乎庸孰猶庸詎也解者多訓爲用失之

台 音飴

台猶何也如台猶柰何也書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柰何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殷本紀作乃曰其柰

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本紀作今王其柰何是古謂柰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柰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三子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柰之何也宋咸注台我也失之漢書敘傳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柰何不匡之以禮法也如淳注台我也我國家也失之文選典引伊考自遂古乃降戻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柰何而獨闕也蔡邕郭有道碑文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句法本此李善注及李賢後漢書班固傳注並曰台我也失之蓋漢時說尚書者皆以如台爲柰何故馬班子雲並師其訓自某氏傳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氏若膺尚書撰異辨

之詳矣爾雅台我也此非台小子之台非如台之台

經傳釋詞卷三終

經傳釋詞卷四

惡　烏

惡猶安也何也字亦作烏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曰惡安也又注明理篇曰烏安也桓十六年左傳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昭三十一年公羊傳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甯有又禮記檀弓曰吾惡乎用吾情桓六年公羊傳曰惡乎淫何鄭注並曰惡乎猶於何也又莊十二年公羊傳曰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曰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曰天下惡乎定趙注曰問天下安所定由莊十二年公羊傳注及孟子注推之則惡乎用吾情卽何所用吾情惡乎淫卽何所淫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惡乎危惡乎失道惡乎相忘檀弓曰吾惡乎哭諸又曰有亾惡乎

齊論語里仁篇曰惡乎成名孟子公孫丑篇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莊子齊物論篇曰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義竝與此同

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不必訓爲於何也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曰惡能識乎性命哉漢書竇田灌韓傳贊曰惡能救斯敗哉司馬相如傳曰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義竝與安同而說者亦訓爲於何斯爲謬矣

惡不然之詞也孟子公孫丑篇曰惡是何言也莊子人閒世篇曰惡句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惡字訓爲安荀子法行篇曰惡句賜句是何言也皆是也又韓子難篇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啞與惡同

矣

爾雅曰伊維矦也詩六月曰矦誰在矣傳曰矦維也爾雅曰矦乃也詩文王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矦于周服言商之子孫甚眾而上帝既命文王之後乃臣服于周也王肅訓矦爲維義得兩通蕩之矦作矦祝亦可訓爲乃

矦何也呂氏春秋觀表篇曰今矦渫過而不辭高誘注曰矦何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君乎君乎矦不邁哉李奇注與高誘同見文選封禪文注

遐　瑕

遐何也詩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隰桑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棫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皆謂何不也禮記表記引詩作瑕不謂矣鄭注曰瑕之言胡也傳箋皆訓

遐爲遠失之

號

號何也荀子哀公篇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家語好生篇作君胡然焉何也胡也奚也遐也侯也號也曷也盍也盍爲何不而又爲一聲之轉也何說見盍字下

曷 害

曷何也常語也字亦作害詩葛覃曰害澣害否是也家大人曰爾雅曰曷盍也郭注曰盍何不也書湯誓曰時日曷喪詩有杕之杜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曷皆謂何不也說者並訓爲何失之

盍　蓋　闔

盍何不也常語也字亦作盇禮記檀弓曰子盇言子之志於公乎是也

家大人曰廣雅曰盍何也楚辭九歌曰盍將把兮瓊芳王注曰盍何也言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爲香也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乃後人所加注言靈巫何持則訓盍爲何明矣而今本文選所載王注又改何持爲何不持以從五臣之謬解盇後人但知盍爲何不而不知其又訓爲何故紛紛妄改耳管子戒篇曰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尹知章注曰君將有行何不出從乎盍何也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亦後人所加侈靡篇作公將有行胡不送公胡不卽盍不莊子盜跖篇曰盍不爲行釋文曰盍何也勸何不爲德行今本作盍何不也不字亦後人所加字亦作盇又作闔莊子養生主篇曰善哉技盍至此乎言技之善何至於此

也秦策曰勢位富貴盍可忽乎哉言何可忽也褚少孫續史記三代世表曰豈可以忽乎哉管子小稱篇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徐無鬼篇曰闔不亦問是已闔不何不也盍爲何不而又爲何曷爲何而又爲何不見曷字下聲近而義通也故爾雅曰曷盍也廣雅曰曷盍何也學者失其義久矣

許

李善注文選曰許猶所也謝朓在郡臥病詩墨子非樂篇曰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言吾將何所用之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聲也詩曰伐木所所今詩作許許阮籍詠懷詩良辰在何許何許卽何所

行

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曰行且也案李善注文選洞簫賦魏文帝與吳質書竝云行猶

且也蓋舊有此訓詩十畝之閒曰行與子還兮又曰行與子近兮言且與子歸且與子往也

況　兄　皇

廣韻曰況矧也常語

廣韻曰況匹擬也楊倞注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況比也顏師古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曰況譬也亦常語況猶與也如也閔元年左傳曰猶有令名與其及也王肅注曰雖去猶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何與猶何如也說見與字下二年傳曰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晉語作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況也與也如也竝與比擬之義相近

況滋也益也詩常棣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出車曰僕夫況

瘁傳箋竝曰況茲也茲與滋同晉語曰衆況厚之又曰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韋注竝曰況益也益亦滋也古通作兄又作皇桑柔曰倉兄塡兮召閔曰職兄斯引傳竝曰兄茲也書無逸曰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肅本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也案王說是也古文作皇者借字耳鄭注訓皇爲暇某氏傳訓皇爲大皆於義未安上文無皇曰石經亦作兄秦誓我皇多有之文十二年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尚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彼注曰皇猶況也是況皇古多通用

鄉 嚮

鄉猶方也字亦作嚮易隨象傳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言方晦入宴息也詩庭燎曰夜鄉晨言夜方晨也

汔

汔幾也易井彖辭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濟彖辭曰小狐汔濟濡其尾鄭虞注竝曰汔幾也詩民勞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箋亦曰汔幾也

汔其也昭二十年左傳孔子引前詩云云杜注曰汔其也於義亦通此葢出三家詩或是左傳舊注如此後漢書班超傳超妹昭上書引前詩云云李賢注亦曰汔其也

歟　與

玉篇曰歟語末辭古通作與皇侃論語學而篇疏曰與語不定之辭高誘注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歟邪也邪俗作耶歟邪二字古竝讀若餘莊子天地篇其亂而後治之與釋文與本又作邪又注淮南精神篇曰與邪辭也此皆常語也其在句中助語者禮記檀弓曰誰與哭者又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家大人曰與音餘吾誰與歸與誰與哭者文同一例猶言吾將誰歸也釋

文與字無音正義曰吾於衆大夫之內而誰最賢可以與歸與字並讀上聲失之是也與爲問詞與哉同義連言之則曰與哉禮記檀弓曰我弔也與哉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是也猶乎與哉同義而連言之則曰乎哉也

與猶兮也詩潛曰猗與漆沮邪曰猗與邪與猶言猗兮漆沮猗兮邪兮也晉語猗兮違兮是其例

與猶也也論語公冶長篇於予與何誅於予與改是猶言於予也何誅於予也改是與邪古同聲故邪亦與也同義大戴禮五帝德篇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是也互見邪字下

邪以遮反

邪猶歟也乎也也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常語也

邪猶兮也齊策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是也家大人曰邪猶也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我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邪與也同義猶言日遷善而不自知也郭象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爲我能自反邪失之在宥篇曰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邪跪坐以進之邪鼓歌以儛之邪上一邪字與乎同義下三邪字與也同義今本無下三邪字者後人妄刪之也釋文出而去之邪四字而釋之曰崔本唯此一字作邪餘皆作咫是陸所見本去之言之進之儛之下皆有邪字崔本則上一邪字作邪而下三邪字皆作咫也山木篇曰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是也天地篇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然猶乃也說見然字下趙策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文義與此同天運篇曰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邪亦也耳

也

玉篇曰也所以窮上成文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也語已及助句之辭有結上文者若論語亦不可行也之屬是也有起下文者若夫子至於是邦也之屬是也有在句中助語者若其爲人也孝弟之屬是也此皆常語

也猶焉也禮記樂記曰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論語里仁篇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也亦焉也互文耳

也猶矣也禮記樂記曰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聘義曰如此

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其可謂不險也晉語曰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宋明道本如是今本作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乃後人所改）論語先進篇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也字竝與矣同義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又曰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又曰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也亦矣也互文耳故禮記祭義可謂能終矣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矣作也中庸民不可得而治矣孟子離婁篇矣作也

也猶者也詩權輿曰今也每食無餘禮記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又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昭十二年左傳曰古也有

志成十七年穀梁傳曰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上也字與者同義論語雍也篇曰今也則亡子罕篇曰今也純陽貨篇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是也孟子盡心篇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舊本皆如是監本者作也乃後人所改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下也字亦與者同義

也猶耳也禮記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論語先進篇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注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孟子離婁篇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齊策曰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是也

也猶兮也詩日月曰乃如之人兮蝃蝀曰乃如之人也君子偕老曰邦之媛也羔裘曰邦之彥兮文義並同鳲鳩曰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禮記緇衣引作其儀一也淮南詮言篇引作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旄邱曰何其處也韓詩外傳引作何其處兮君子偕老曰玉之瑱也說文引作玉之瑱兮是也

也猶邪也歟也乎也易同人象傳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繫辭傳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上也字是問詞與邪同義凡經傳中兩也字相承上作問詞下作荅詞者放此）又曰其故何也乾文言曰何謂也（凡言何也何謂也者皆放此）詩旄邱曰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凡上言何而下言也者放此）儀禮士昏禮記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禮記曲禮曰柰何去社稷也檀弓曰女何無罪也又曰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凡上言如之何而下言也者放此）又曰若是其靡也又曰何爲不去也（凡上言何爲而下言也者放此）郊特牲曰豈知神之所饗

也桓十年左傳曰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凡上言其以而下言也者放此僖五年曰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襄二十五年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昭六年曰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哀六年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周語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晉語曰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魯語曰抑刑戮也其天札也又曰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又曰主亦有以語肥也晉語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於秦也內外傳也字與邪同義者甚多不能徧引宣六年公羊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論語爲政篇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雍也篇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下也字與邪同義又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管子戒篇曰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

也孟子公孫丑篇曰惡是何言也祭義曰是何言與又曰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告子篇曰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上文曰然則耆炙亦有外與盡心篇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莊子養生主篇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胠篋篇曰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荀子正名篇曰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呂氏春秋不侵篇曰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韓子難二曰不識臣之力也抑君之力也秦策曰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楚策汗明謂春申君曰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魏策曰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

敵國也（史記魏世家也作乎）也與邪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昭二十六年左傳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莊子寓言篇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史記淮南衡山傳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漢書龔遂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皆以邪也互用顏氏家訓曰北人呼邪爲也蓋二字聲本相近故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莊子大宗師篇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淮南精神篇也作邪秦策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史記張儀傳也作邪

矣

說文曰矣語已詞也亦有在句中者若書牧誓曰逷矣西土之人詩雄雉曰展矣君子之屬是也皆常語

矣在句末有爲起下之詞者若詩漢廣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矣字皆起下之詞斯干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第三矣字爲起下之詞角弓曰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第一第三矣字爲起下之詞他皆放此

矣猶乎也易師彖傳曰吉又何咎矣无妄彖傳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詩中谷有蓷曰何嗟及矣六月曰侯誰在矣正月曰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禮記文王世子曰女何夢矣隱十一年

左傳曰邪而詛之將何益矣晉語曰君何以訓矣隱三年公
羊傳曰盍終爲君矣■論語季氏篇曰則將焉用彼相矣是也
矣猶也也詩車攻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允矣與允也同禮記
緇衣引作允也君子長發曰允也天子禮記樂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
繼也夏大也大章咸池韶夏皆釋字義備矣與備也同史記樂書
作備也集解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方言備咸也是咸與備同義論語里仁篇曰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其爲仁矣卽其爲
仁也也也矣一聲之轉故也可訓爲矣矣亦可訓爲也互見也
字下
矣猶耳也趙策曰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史記魯仲連傳矣作耳吾不
忍爲之民也燕策曰齊者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

不足矣矣字並與耳同義

乎

說文乎語之餘也禮記檀弓正義曰乎者疑辭皆常語也

高注呂氏春秋貴信篇曰乎於也亦常語

乎狀事之詞也若易乾文言確乎其不可拔之屬是也亦常語

俞

爾雅曰俞然也書堯典曰帝曰俞

於音烏

詩文王傳曰於歎詞也一言則曰於下加一言則曰於乎或作於戲或作烏呼其義一也小爾雅曰烏乎吁嗟也有所歎

美有所傷痛有事有義也

猗

猗歎詞也詩猗嗟曰猗嗟昌兮傳曰猗嗟歎詞那曰猗與那與傳曰猗歎詞潛曰猗與漆沮與此同晉語曰猗兮違兮韋注曰猗歎也

猗兮也書秦誓曰斷斷猗禮記大學猗作兮詩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猗猶兮也故漢魯詩殘碑猗作兮莊子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猗亦兮也

噫　意　懿　抑

噫歎聲也詩噫嘻曰噫嘻成王傳曰噫歎也嘻和也釋文噫

作意禮記檀弓國昭子曰噫鄭注曰噫不寤之聲哀十四年公羊傳子曰噫何注曰噫咄嗟貌論語子路篇子曰噫鄭注曰噫心不平之聲先進篇子曰噫包咸注曰噫痛傷之聲高誘注淮南繆稱篇曰意恚聲又詩十月曰抑此皇父箋曰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瞻卬曰懿厥哲婦箋曰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噫意懿抑竝字異而義同

嘻　譆　唉　誒　熙

嘻歎聲也禮記檀弓夫子曰嘻鄭注曰嘻悲恨之聲僖元年公羊傳慶父聞之曰嘻何注曰嘻發痛語首之聲大戴禮少閒篇公曰嘻盧辯注曰嘻歎息之聲說文譆痛也莊子養生主篇作譆文惠君曰譆魏策作誒魏王曰誒今本誒譌作誤史記項羽紀作唉

唉豎子不足與謀漢書翟義傳作熙熙我念孺子並字異而義同

吁

吁歎聲也常語也字通作呼月令大雩帝鄭注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周官女巫疏引鄭荅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曰吁亦作呼又見下文元年左傳曰呼役夫呼與吁同歎恨之聲也杜注呼發聲也釋文好賀反皆失之說文曰吁驚語也于部吁字注如此其口部吁字注脫語字玉篇口部吁字注正作驚語也禮記檀弓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正義曰聞童子之言乃更驚駭是也鄭注呼虛憊之聲失之

經傳釋詞卷四終